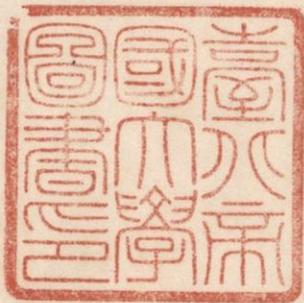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

第三之五



163739

5.12.15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卷第三

二年大明景泰七年春正月辛未朔

上行望闕禮仍受百官朝賀

倭野人五百餘人隨班○上謁昌德宮進豐呈○御舍元殿宗

親等待食內侍李龍年等執事不謹命衛卒杖之囚義禁府

御忠順堂命內禁衛兼司僕射侯台承旨李徽曰予昔在軍

門內外如一今深居九重只與宦侍居耳目多有所蔽今宦寺

不敬其職故罪之自今令宗親一人輪番直宿兼司僕兵曹官

吏亦直宿自是軍士於思政殿行廊兵曹堂上都鎮撫於勤政

殿東廊直宿○壬申傳于承政院曰中宮欲貼歲畫四民圖

於殿壁予止之中宮曰食出於此衣出於此貼而見之不亦可

乎遂貼之予以為然承旨等啓曰農桑王政之本而國母留

意焉實生民之福也上悅賜酒○幹朵里護軍童夫里可等

十人來獻土物○癸酉幹朵里司直浪金西等十人來獻土物

○甲戌幹朵里護軍柳要時老等九人來獻土物○工曹啓焚

燒山野著在禁令觀察使守令視為文具故無識之徒或因田

獵牧馬或因耕田盡焚草木地氣不潤少有旱乾川澤枯渴且大小川渠須岸草鬱茂然後不至崩頽愚民欲墾寸田盡焚川渠兩傍草木故稍有雨水隨處頽圯請自今因獵縱火者焚川傍草木者並行禁斷其因耕牧而焚者亦立界限使不得延燒違者抵罪 從之○乙亥幹朶里副司直童常時等七人來獻土物○兀良哈副萬戶毛下呂病死于西活人院禮曹請給棺及斂襲衣服致祭從之○黃海道瑞興人顯毅校尉尹光年一百一歲 命觀察使惠養○司憲府啓本府執義以下都堂相會外無請謁行禮今攷古制及中朝之法特命臺官分遣諸道職專糾察與觀察使相會不可同常負從庭下請謁且執義在本府亦從西戶出入許於外方亦然如不可則其行禮節次請令詳定 命從西戶行禮○丙子 命饋野人中樞童速魯帖木兒金時具金都乙温等十人僉知李多弄哈于賓廳賜品帶玉貫子紗帽衣服有差○傳于承政院曰今因去年失農凶歉若講武于江原道分水嶺等處則諸道軍馬來往有弊又明使來

則國家多事予心軫慮卿等共議以啓承政院啓曰暑累日講武則弊將不貲請於近京一日程內講武 傳旨兵曹停今年春等講武○幹朶里宣略將軍朴和羅孫等八人來獻土物○禮曹請野人等於都城內不得帶弓矢 從之○傳旨禮曹曰在外官謝原從功臣者差人進箋實為有弊觀察使節制使處置使則就付因事上京者以進其餘人負並望 闕遙謝○丁丑日暈有珥○傳旨義禁府曰忠清道海美住私奴于音金亂言其推鞫以啓○琉球國使者僧道安拜辭 命饋于賓廳○戊寅 親傳 永寧殿宗廟春享大祭香祝○己卯書雲觀啓本月初七日夜鶴鷗鳴弘禮門西樓 上曰今後如鶴鷗鳴勿啓○庚辰全羅道觀察使李石亨啓礪山郡事李堅義龍安縣監崔池長水縣監崔宗復為文科考試官招致光州女妓引入棘園請罷職 從之○辛巳 上御慶會樓設春享祭飲福宴 世子與永膺大君琰翼峴君璉密城君琛判中樞院事趙惠等侍引倭野人七十餘人 賜酒賜物有差火刺温兀狄

哈一人於上前高聲呼號無禮命衛士曳出之○司憲府
啓忠義衛柳紳幼學李耕老慎仲行等遇僧得田於漢江奪所
負米袋及笠子投水侵虐仲為首應杖一百徒三年耕老仲行
為從杖九十徒二年半並刺搶奪二字上以紳功臣之孫耕
老仲行功臣之子命勿加罪只配紳于寶城耕老于永春仲行
于安岳○司憲府啓良女分京欲嫁修義副尉李龍壽逼本夫
崔希取棄別明文遂嫁龍壽分京應杖一百去衣受刑龍壽杖
一百徒一年年七十以上例應收贖從之○壬午御思政
殿受常參仍命常參官皆陞殿設酌同副承旨李徽啓閔發
殺石山事上疑非發之所為先問大臣皆曰可疑執義李芮持
平尹慈等啓曰宜更推其坊管領左獻納丘從直亦言宜更推
上謂世子曰爾知從直之為人乎真賢儒也從直又啓石山
辭連之人不宜輕放語頗支離命坡平君尹巖曳出之命
芮進酒又命臺諫與諸臣起舞上酒酣令入侍諸臣各陳
所蘊集賢殿直提學梁誠之啓曰殿下優禮大臣每設酌相歡

枉為盛事然臣恐聖體生疾請須節飲 上大加歎賞曰惟汝
愛我 命加誠之爵一級○元狄哈以無禮曳出者來謝罪
命饋于賓廳賜衣○平安道觀察使金連枝進白雉○傳旨議
政府曰近日殺李石山之人不可不現推抵罪已下令告者褒
賞不告者坐罪而至今數旬無有告者豈非賞不厚罰不嚴而
然歟都下殺人實非細事雖在小民須為雪冤况石山宗戚大
臣之子非他泛然常人之比又其見殺窮極慘酷予心驚痛今
當即位之初紀綱不可少弛茲惡不可或縱予期必得大正其
罪其有能告者元有職人超三資白身授正八品自願受賞者
給綿布二百匹公私賤口免賤若或知而不告者相為容隱人
外置之極刑其曉諭中外○癸未左獻納丘從直啟曰小臣昨
日因醉失禮請待罪 傳曰石山殺害人推鞠事予已斷之於
心汝何異論然憐爾年老母嫌就職仍 命加從直爵一級○
上御勤政殿階上 命擊鍾觀宿衛軍士曰庶幾登齊矣○以
尹師路為議政府左贊成丘從直行司諫院左獻納○甲申受

常參視事同副承旨李徽啓曰閔毅殺石山明矣而不之罪臣
竊悶焉此固人人所不能為而毅為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請罪之 上曰國人皆疑發殺石山者皆由爾言凡大獄當慎
重雖得罪人猶當虛心推問今毅未有疑端而有司必欲并鞫
誰之使然予將罪汝微即詣獄待罪命罷職○乙酉以李澄石
判中樞院事金末李守義中樞院副使尹子雲承政院同副承
旨慎詮僉知中樞院事韓終孫僉知中樞院事兼知兵曹事李
永肩左司諫大夫李宗儉右司諫大夫金師禹忠清道水軍處
置使○判中樞院事李孟吟上書辭職曰臣以庸劣年踰七旬
過蒙 上恩位至極品又 賜几杖榮幸無比圖報末由近加
衰耗不堪職事苟祿貪榮以防賢路惶悚無地伏望投閑得終
餘年不勝至願 不允○傳于禮曹曰野人回還時因適馬饋
餉等事歐打諸邑諸驛人吏所乘之馬經驛不遑以致瘦困未
必不由通事陰嗾而然今有如此者痛懲通事野人亦禁身推
治可預諭是意○日本國肥前州下松浦山城太守源吉肥前

州松浦丹州太守源盛一岐州真弓兵部少輔源永各遣使來
獻土物○丙戌 上與魯山觀放鷹于東郊○丁亥 傳旨義禁
府曰姦黨佛連處絞○戊子禮曹啓向化大護軍童伊時介死
請給棺官庀葬具致賻祭且賜其父綿布 從之○刑曹啓平
安道宣川人丁仙止以私恨誣告前郡事薛丁新及鄉吏崔正
文等為逆黨律應凌遲處死 命杖一百流三千里○己丑初
司憲府摘姦吏金思明告奉常尹柳惕直長李丙奎不仕憲府
招奉常吏康得民擬以無故不仕取招得民曰傷與丙奎皆就
仕後移病以狀示思明思明醉不省視妄告無故不仕遂不承
服憲府論以抗拒移牒刑曹將罪之得民上言自訴 命刑曹
覈實刑曹啓思明誣入人罪憲府官吏偏信其言不加分辨請
并覈之執義李芮等上書辭職曰臣等俱以庸劣濫玷憲司斷
決不明以致刑曹論劾不勝慚懼乞避職事 特賜優容復令
就職憲司作人主耳目提朝廷紀綱糾察百官任實非輕小不
稱職宜亟黜退近日奉常官吏舉司早罷因摘姦吏所告苟循

舊例失於區處刑曹指臣等為偏信吏言勒令取招是臣等暗昧未孚輿議所致也不宜強顏就職以辱朝廷伏望揀選賢能以代臣等之職 不允○庚寅日暈有兩珥○日本國大內進亮多多良朝臣教之遣使來獻土物○全羅道觀察使李石亨進全州府尹卞孝文所製完山別曲 御書曰無所用也 命藏于慣習都監是曲辭荒意鄙人皆笑之○兵曹啓諸道軍士三年一成籍獨居京者無籍番上時只考所居部文牒軍目不明徵聚無據請依外方例成籍一件藏漢城府一件藏本曹從之○辛卯日暈○御勤政門受朝叅倭野人隨班 御思政殿引見野人六十一人賜青紅綿布刀子有差○壬辰日暈有兩珥○黃海道觀察使柳規上書辭職曰分司憲執義康晉謂前觀察使李蓄來浴白川湯井臣就行支供以此拷訊白川吏劉向臣於乙亥冬見蓄於本邑田庄非就湯井支供也借以相見為非咎實在臣非向之罪觀察使糾理一方所繫匪輕不宜覲面就職乞解職事 不允○癸巳日暈○上聞大提學申

叔舟妻尹氏病劇 命其兄同副承旨尹子雲賫藥往救俄以
訃聞 上驚悼遽撤膳 御札示承政院曰申大提學非他例功
臣而又在萬里之外且諸子皆幼予之哀惻莫能盡述政院布
置官為斂葬其遣官致祭等事詳悉以啓 賜棺槨米豆并三
十石紙七十卷石灰五十石松脂三斗油菘四部又 命叔舟
妹夫司宰監正曹孝門護喪曰凡干喪事汝往常視曲盡布置
隨事啓達○御札教趙萬曰爾子得琳自幼從子順承無違効
績既多乃朕勞萬里之外與幾靖難之功克繼佐翼之列同盟
於上帝嗚佩於縉紳予之報功豈有紀極但爾以功臣之父不
宜未免奴隸茲特永放爾為良○諭分司憲執義康晉曰觀察
使統察一方如有小失不宜輕覈當初令分臺只舉水陸將帥
及守令萬戶驛丞貪汚虐民等事至陞辭之日又面諭觀察使
所失勿輕舉劾今聞以觀察使柳規與李蓄相見覈之至拷訊
禮房吏殊失予分遣本意然以臺官姑置之勿復爾也○甲午
以金澣為中樞院副使尹士珍僉知敦寧府事崔守平僉知中

樞院事趙完壁判義州牧事○傳旨義禁府曰有告殺石山者
重賞知而不告者重罰前已下令諭衆其停屍之處三切隣管
領等數十人累次拷訊而至今無有現告者一任臆計強刑無
辜甚違慎刑之義其賞罰節次依舊施行三切隣管領勿更問
○諭濟州安撫使曰本州女醫能治難產及眼疾齒痛者擇二
三人上送○乙未 御思政殿引見野人司直李仇音波等六
十五人賜青紅綿布刀子有差○御經筵講罷侍講官梁誠之
啓曰接待明使之時贈遺之物過多慮將難繼倭野人來朝者
賜以弓馬弓馬乃禦敵之具不可輕以與之也彼人等見我國
弓矢之制以為輕利而効之亦不可也講武所以習兵事也前
朝恭愍王平時不閑武事卒聞紅賊入境與後宮步馬於後苑
是誠可笑大小講武皆定日時使疏數得宜則 上之舉動有
節而軍士之勞逸均矣 上曰講武則予意以為軍士譬如
馬逸則生病然時日不可定也野人雖賜弓矢一經淫霖輒至
無用至於賜馬亦何害乎又曰經筵所以接賢士大夫講論治

道非但為講讀而已近日經筵官無有進言者得無懼予而然乎言雖不中亦不加罪自今隆冬盛夏外日講經筵誠之又落地圖官制等事上納之誠之以纂修地圖官制見用同寮譏之○禮曹判書金何中樞院副使金末禮曹叅議洪允成集賢殿副提學金禮蒙宋慶寬等取生員閔粹等百人進士朴詢等百人○命議顯陵樹碑可否于政府領議政鄭麟趾以為大抵人君功業國史書之何必立碑者世宗將立獻陵碑臣以為不可世宗將從之卞季良獻議曰帝王園陵立碑自古而然大明太祖黃陵有碑我朝健元陵亦有碑皆以創業之故今太宗雖非創業之主開國定社皆其功也不可無碑世宗從其議文宗將樹英陵碑臣又議不可文宗曰世宗入繼大統我朝法制煥然極備後世賴焉所謂百世不遷之主亦不可不樹碑以紀德業也遂立之文宗享國未久別無可紀之事不必立碑左議政韓確等以為顯陵碑石業已治之宜待來秋立之命勿立○內禁衛朴鐵山等上言甲士

別侍衛則更休番上既給助丁又完恤本家臣等長上宿衛無
助丁完恤之法願令完恤本家 命兵曹議之兵曹啓內禁衛
居外方者則本家居京者則農庄一所完恤 從之○丙申日
暈○司諫院啓曰金若晦祖文鉉殺父與兄今授若晦濟州安
撫使甚為不可夫安撫使統察三邑黜陟臧否所任匪輕請改
正 從之○兵曹錄京畿左道及江原道驛路阜盛條件以啓一
殘亡諸驛轉運奴婢以旁近居住諸司及亂臣奴婢定給一流
移驛吏刷還時容隱者良人則屬本道驛吏賤口則屬轉運奴
婢若私賤則從本主情願以都官典農寺奴婢償給按續兵典
驛吏案成籍條節該謀避本役投屬他驛滿十年者仍屬時居
其餘悉令還本其中京畿移住者勿論年月久近並於時住處
錄籍但令江原道諸驛殘亡尤甚京畿則惟今後移住者還之
他道則不拘年限一皆刷還一京畿忠清慶尚道牧子徵納馬
匹不宜孳息者先給江原道殘亡諸驛一舊例諸驛皆有人田
馬田如未充立則其田稅並收公倉今驛吏貧寒無計可蘇請

限阜盛有願立馬使聽給其田其未充立人馬田稅令觀察使
錄會計以資修館舍供使客之費一京圻忠清全羅慶尚道及
江原道犯罪之人前已受教屬江原道生昌新安兩驛請於本
道他驛亦依此例定屬一察訪所任匪輕而觀察使使之勾當
雜務非唯所管職事不可奉行守令亦視為儕類行移諸事慢
不加意請自今觀察使毋得差使且有事勿報觀察使得自啓
聞一野人來朝者多或一時上來則驛馬不足多有經驛不遑
請令分運上送一諸驛入馬田內圯毀成川之處更不定給請
依數充給 從之○戊戌日暈○傳于承政院曰上林園奴婢
非不多田園非不廣為官吏者慢不致意凡薦新進上之果皆
取民間其弊不貲期以五年種樹培養則可得成長結實但未
及成長之時薦新及使客支持等不得已之事則不得不取于
民間若進上則自奉一己不必取民間也政院與提調同議曲
盡布置○己亥放生真進士榜○御思政殿西階觀宗親局戲
講衛將陣法○以元良哈浪九難為甫乙浦等處都萬戶也克

仍邑包等處都萬戶金斜隱土無乙界等處都萬戶浪阿哈撒
魯多陽可毛多吾管禿等東良北等處副萬戶時乙豆斜地等
處副萬戶金仇音波常可下等處副萬戶監卜南羅耳等處副
萬戶金者叱同介伐引等處副萬戶柳要時老愁州等處副萬
戶柔塔蒲州等處副萬戶女直金毛多吾乙阿阿毛端等處萬
戶朴高里色目不花朴阿堂吉等會春等處副萬戶朴撒塔木
薰春等處副萬戶金亦留東良北等處副萬戶金劉里加朴撒
哈塔等阿乙加毛端等處副萬戶金引乙介金之下里等件乙
加退等處副萬戶朴牙失塔于沙里等處副萬戶湯宋可管秀
馬咬塔等蒲州等處副萬戶幹朵里童三波老甫乙下等處都
萬戶馬金波老鼇山等處都萬戶撒羊弗古李昌阿古失塔童
夫里等東良北等處副萬戶童約沙童羅麟哥馬仇音波老等
吾音會等處副萬戶浪金世呀乙古等處副萬戶李温土無乙界
等處副萬戶也失哈德兀蒲州等處副萬戶骨看兀狄哈劉伊
項哈舍哥尚介等何多山等處都萬戶劉阿應哈也刺等處都

萬戶李阿時阿何多山等處萬戶李小通哈草串等處萬戶金
馬申哈李把速刺等草串等處副萬戶○二月庚子朔○辛丑
兵曹啓全羅道泓海諸邑浦嶼透僻魚鹽之利多故公私賤口
及逃避差役者相率而歸其元居士豪爭相容隱守令不用心
刷還軍額因此日減請令本道觀察使推刷具丁口戶數以啓
其守令委吏任情脫漏者罷職主戶容隱不首者杖一百徒三
年從之仍命推刷時勿致騷擾○分送新募兵要江原全羅慶
尚道刊板○辛丑 傳旨兵曹貞懿公主往浴江原道高城温
井其給轎十擔夫○壬寅日暈有兩珥 御慶會樓下觀射引
眞野人護軍朴和羅絲李實列密朴牙失塔等 賜酒賜青紅
綿布刀子藥囊○奏聞使通事金有禮齋事目及禮部奏草米
啓明使尹鳳金興賚 兩殿誥命二月十五日間起程 賜有
禮衣一襲百官行賀禮○建州衛李滿住子都萬戶李豆里指
揮李阿具等來獻土物○諭奏聞使申叔舟曰通事金有禮夾得鄉
寺事自見節等赤心專對得成大事良用嘉悅但以卿配不幸早世

念卿聞訃悲痛然脩短有數非人所為卿宜寬心行路卿寬心然
後予心乃安卿宜體之今遣刑曹判書權蹲迎慰卿其知悉○
諭謝恩使權擘曰通事金有禮來得卿等事目見卿等赤心專
對得成大事良用嘉悅卿毋無恙在堂卿宜安心不必忙遽上
道今遣卿叔父刑曹判書權蹲迎慰卿其知悉○癸卯以鄭昌
孫為議政府右贊成兼判吏曹事李季甸判中樞院事兼判兵曹
事姜孟卿議政府左叅贊黃守身右叅贊權擘吏曹判書金何
禮曹判書申叔舟兵曹判書朴仲孫藝文館大提學魚孝瞻吏
曹叅判禹茅剛工曹叅判李補丁同知中樞院事宋慶寬吏曹叅
議李壇集賢殿副提學○建州衛李滿住左衛童山右衛都督
童羅郎只等各遣人來獻土物○甲辰 御思政殿引見野人
李豆里等三十一人 命饋于賓廳○議政府啓曰明使出來諸
道多事驛路有弊請還分臺 上然之○諭八道觀察使曰年
十三歲以上十九歲以下穎悟火者簡選上送○傳于集賢殿
曰今明使出來國家多事明皇誠鑑就本殿出註勿別開局姑

停修撰六典○乙巳戶曹啓供上松子已盡請貿易用上
曰松子非如朝夕之食有則用無則闕不必貿易豈特松子餘
物皆然○傳于承政院曰我朝一品官准中朝三品其曾背不
可無別子為都統使時已詳定立法近來宰相曾背無別分明
使將至其令禮曹考定等殺織造以賜應服者○右承旨韓明
澮啓曰諸道御史分巡之時州郡奔走不無騷擾臣聞中朝御
史農月則還朝請依此召還 上然之○諭平安忠清全羅慶
尚道分臺曰江原道分臺具達忠則劾守令等收義倉穀不如
法且橫斂民間等事以啓黃海道分臺康晉則舉劾事目外不
緊雜犯榜訊諸邑人吏致令騷擾兩道分臺得失甚明已將達
忠所啓事令本道觀察使畢劾晉即令還京爾等體予面諭本
意舉其大綱毋效吹毛期於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諭康晉曰
以細事拷訊白川記官又聞海州人無故加刑甚非分遣本意
可速上來○命還給金叔利金長壽告身○丙午 親傳風雲
雷雨文宣王祭香祝○御思政殿引見野人司直李昌阿等五

十二人賜各紅青綿布四匹刀子一命饋于勤政殿庭○
承政院奉○肯馳書于廣州牧使曰曾命瑜異居奴婢及閑雜
人外其隨從僮僕因取衣糧出入者勿禁今聞專禁奴僕出入
以致飲食之絕其更審前降教旨勿妄禁今送酒轉付瑜處○
丁未地震于慶尚道新寧義城大丘等邑降香祝行解恠祭○
戊申 上與魯山觀放鷹于曾蒲淵獲天鵝 賜扈駕宗宰承
肯酒以內侍尹得富善調鷹 賜鞍馬魯山賜衣一領○元良
哈指揮伊時哥等五人來獻土物○日本國對馬州崇泰遣使
來獻土物○已酉京畿右道黑馬別監趙清老啓江華府鎮江
中場吉祥三牧場連設各設木柵限隔逐年修治功役不息馬
亦越逸相混牧于難別以致爭訟請合三場為一命 兵曹議
之兵曹請依啓本施行 從之○傳旨禮曹曰今別試文科會
試之數用式年例初場除講書計製述 傳旨兵曹曰今別試
武舉會試經書及通鑑兵要將鑑博義武經中從自願講一書○
刑曹啓學生羅孝紉犯奔競之禁進吏曹判書朴仲孫家請從

自願付處黃海道平山 從之○庚戌刑曹據全羅道觀察使
啓本啓樂安吏李蔣監納田租濫收米七十九石綿布二十一
匹計贓當死會赦乃免若使元惡鄉吏仍居本土民之受弊如
故請未屬蔣子江原道殘亡驛吏其橫斂物色沒官 從之○
辛亥工曹叅判李補丁卒○咸吉道甲山鎮正軍金重南等上
言本道軍士居內地州縣者往戌邊鎮七年以上則授職居本
鎮坐戌者年六十以上方許授職然內地人民春秋往戌每留
一月而罷各自作業臣等所居距惠山堡或百五十餘里或二
百餘里羸羸坐甲專不顧家非如六鎮坐戌者之比願依內地
人例防戌七年以上者叙用 命兵曹議之兵曹啓曾降 傳
旨平安咸吉道邊鎮軍士戌本鎮者六十歲以上白身正九品
元有職者超資內地軍士防戌滿七年授職又滿七年超一資
除授然邊鎮居人雖無往來之弊其戌役之苦同而受職之法
異請於內地人受職年限加一倍滿十四年者授散官職 命
滿九年則收錄○壬子御慶會樓下設社稷祭飲福宴世子宗

宰承旨入侍引倭人源教耳使者道圓等三人野人李豆里等
三十九人 賜酒 命兼司僕內禁衛射侯野人能射者亦令
射之 賜道圓虎豹皮各一張綿紬三匹豆里阿具秦羊等各
鞍具馬一匹條環具帶子角弓刀子餘各 賜物有差豆里就
上前啓曰父滿住年老然聞 殿下即位欲來朝但經由咸
吉則道路阻脩若開平安舊路雖農月亦來請許之 上曰夏
月上道慮阻雨水且有暍疾予將許平安舊路可待秋上來秦
羊啓曰兄克尙亦欲來謁 上答曰汝兄及滿住皆欲來朝予
甚嘉之可待秋上來○癸丑 御經筵講通鑑續編節要至呂
夷簡事問曰夷簡何如人也侍講官李壇對曰非賢相也○有
人詐為崔湛之奴豆羅告密之書暗投上護軍趙得琳家得琳
以啓蓋言湛之等十餘人夜聚崔澣家謀逆事也 命囚于義
禁府令右副承旨曹錫文鞫之○兵曹啓江原黃海兩道軍籍
已依會降 諭書施行其餘諸道軍丁亦有定額然諸道內人
物流亡處拘於元額一人常兼數役阜盛處元額外漏戶餘丁

率多閑遊非惟勞逸不均甚至虛張其數緩急無用請令其道
觀察使每巡行時照刷現存實數及閑良人數不拘元額勒成
軍籍上送其有容隱不告者故減額數者守令則罷職該吏及
容隱人依律科斷 從之命平安咸吉兩道勿刷○禮曹啓前
者受 教諸衙門啓目啓本日月下及紙縫後面洗補字面並
用印今考宣德七年九月日 傳旨中外所申啓本啓目或塗
擦或洗補而書至為不恭今後毋得如是請准此凡啓本啓目
不許塗擦洗補只於日月下及紙縫後面用印 從之○甲寅
都承旨朴元亨右副承旨曹錫文等請捕豆羅訊之 命兵曹
郎官及鎮撫守城門又令注書梁順石副正黃友兄等率銃筒
衛往捕豆羅徐問告密之狀豆羅神色不變使自署名則與書
內名不同又自言有朴遂良者曾與崔湛之訟奴婢久不相能
此必遂良之謀也 命囚豆羅于義禁府又捕遂良及任進誠
朴良誠進誠良誠與遂良同訟者也○義禁府啓船軍金龍被
私奴于音金制縛搜索家財私欲報復誣告于音金發亂言應

杖一百流三千里全家徙邊衛分克軍 命免全家徙邊餘如
以啓○乙卯義禁府知事趙孜將堂上議啓曰朴遂良今未就
執請於族親家搜捕 命閉城門大索且張榜購捕○傳旨吏
曹曰進禮正衙通經書大義已令放學其子壻弟姪中從願進
秩○舊例上王謝恩禮物御前黃細苧布三十匹白細苧布五
十匹黑細麻布一百匹闊黑細麻布一十匹黃花席滿花席雜
彩花席各一十五張石燈盞四事雜色馬四十四匹 皇太后及
中宮各紅細苧布白細苧布各十匹黑細麻布二十匹滿花席
雜彩花席各十張 命大臣議增減領議政鄭麟趾左議政韓
確禮曹參判河緯地以為有 勅書有賞賜則禮物依舊雖無
勅書有賞賜則亦依此例但減馬一十匹右議政李思哲左
贊成尹師路左參贊姜孟卿禮曹判書金何中樞院副使金滉
以為雖無 勅書有賞賜則依舊判中樞院使李季旬右贊成
鄭昌孫知中樞院事金聽李邊以為有 勅書有賞賜則依舊
雖有賞賜無 勅書則依 太宗朝例除謝恩雖無賞賜有

勅書則謝恩右叅贊黃守身以為有 勅書有賞賜則依舊雖
無 勅書有賞賜則亦依此例但減馬一十匹黑麻布五十匹
除石燈盞 從思哲等議○丙辰 命右承旨韓明澮往開城
宣慰奏聞使兵曹判書申叔舟謝恩使吏曹判書權擘賜各釵
花金帶一腰黑斜皮鞋一事○丁巳 受常叅視事 上謂大
臣曰李滿住請由平安道之路來朝許之否韓確啓曰中朝禁
我國不與此輩交通向者野人之來中朝必聞况滿住有名不
可招來且開平安道之路使彼知夷險迂直亦不可 上曰中
國之於我國雖勅之如此野人入朝則饋遺甚厚此中國之深
謀也古人云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勢此即今日中國之謀也
在我國固當待之以厚豈可陷於中國之術乎當語豆里曰天
氣將暖汝父老矣不可此時而來若欲來則秋冬可也姜孟卿
啓曰中國頗畏野人去年也先之亂野人入連山把截搶掠人
物繩貫其掌以歸 上曰中國置連山把截何也孟卿確對曰
專為我國然此非計也○朴遂良自詣義禁府命左承旨具致

寬右副承旨曹錫文鞫遂良于承政院遂良神氣渙散視瞻徊
徨自言臣發如此無根之言罪當死因泣下言曰臣於前日訟
憲府督囚湛之家僮其奴豆羅憤其主歸咸安不返屢被憲府
侵督與其叔不記名者相語於禮賓前路曰吾主湛之諸子每
夜聚謀於崔澣家相與言曰此事得成則某等當為一等功臣
必大見用被罪在外者亦可還然吾等謀事不如父待父之還
聽其指揮我聞此言但以奴主之故不敢發告若告則此輩當
盡死矣臣尾其後竊聞之即詐為豆羅書先投趙得琳家次投
翼峴君璉家秘其蹤迹而還欲其直推豆羅以知其實也且湛
之前年五六月間坐其家簾窓裏與隣家無須一老翁相語云
吾戒子仁勿示人以技仁不從為人所知至於被罪惜也臣在窓
外聞之到今思之其言亦詭臣所聞唯此而已若投書中辭敷
演書之致寬以啓傳曰遂良事九分為非一分為是然予當
厚賞雖誣告亦不加罪若罪此人恐後日言路塞矣命致寬
錫文及鈴川君尹師路同義禁府堂上進豆羅及其妹夫豆伊

拷訊豆羅望天指日訴寃不已即捕所謂無須老翁問之事相
抵牾更問湛之下鄉日月于遂良答云年前二月封訟薄歸咸
安不逮其與五六月間坐簾窓之語又異 命囚豆羅等于義
禁府 傳曰遂良雖與湛之有隙然其事至大不可不推姑保
放遂良待湛之仁等上來推之湛之及辭連各人親屬律應緣
坐者并囚待決○一良哈指揮呂巨千戶湯宋可百戶都乙只等
來獻土物○戊午以魚孝瞻為吏曹參判李崇之同知中樞院
事李徽工曹參議朴靖李興德僉知中樞院事沈決行僉知中
樞院事○執義李芮啓曰今臣例當加資願以父全之代受
命議吏曹吏書啓曰顯官不宜代加 特命代之○己未日量
兩珥○御經筵侍讀官梁誠之啓曰人主一身處臣民之上時
政得失民生利病若無言者無由得聞然大臣惜寵而不敢言
小臣畏罪而未敢言請廣開言路善者從之雖或不中亦不加
罪 上曰言路之開國家之福也成湯大聖人也尚從諫弗咈
况如子乎爾言甚是誠之又啓慎刑罰重爵賞設給事中頒高

嚴史等事 上曰爵賞之濫予亦知之給事中不可設也○庚

申 命都承旨朴元亨迎慰奏聞伸叔舟于弘濟院叔舟來

復命 上引見于思政殿世子及當直諸將承旨等入侍 上

下床賜叔舟酒曰昔日同行萬里又再同盟今克成大事喜可量

乎極歡而罷 賜叔舟內廐馬一匹○賜奏聞使申叔舟謝恩

使權孳奴婢并各八口田各六十結書狀官李埏通事李興德

高用智金有禮金辛各田十五結乙亥年奏聞使金何副使禹

孝剛奴婢并各四口田各三十結書狀官李元孝通事金自安

安至善田各十結○禮曹啓武舉殿試新定儀前二日兵曹宣

攝內外各供其職前一日忠扈衛設帳殿於射壇南向幄次於

帳殿之後掖庭署設 御座於帳殿內南向訓鍊觀張步射之

候遠候距壇二百四十步以青布為質崇廣丈八尺三分其

右相距五十步為標取遠至者中者及者中候去壇一百八十步亦以青布

為質崇廣丈四尺為標候後去壇一百八十步亦以青布

步以白漆布為質崇廣四尺六寸皆畫以豕首距壇八步

之的左各三五十五步左執弓者馳馬初射左右相距五步每的相

的左各三五十五步左執弓者馳馬初射左右相距五步每的相

射右第二紅的次橫馳射左第三紅的次橫馳射右第一白的次橫馳射左第四紅的
 次橫馳射左第五紅的右執弓者馳馬初射右第一白的次橫馳射左第四紅的
 射左第二白的次橫馳射右第三白的次橫馳射左第一白的次橫馳射右第四白的
 次橫馳射右第五白的其不能制馬左執弓而右射的右執弓
 而左射的中者亦取之弓不滿立騎槍之標以爲人三分立左
 者馬不疾者棄鞭者雖中不取立騎槍之標以爲人三分立左
 距五步每爲人相距二十五步動馬後作左右揮槍勢疾趨至
 第一爲人變作觸勢以中其面又橫馳至第二爲人變作觸勢
 以中其面又橫馳至第三爲人變作觸勢以中其面又橫馳至
 作左有背槍之勢失勢者馬不疾者棄鞭者雖中不取擊球
 之門毬門相距三步自立旗處至毬門相距二百四十步自立
 向內翻車馬頂上半出左趨馬進置毬處以排之動毬以持皮
 回之趨若入凹則亦用排之凡擊毬須及毬行未止而擊之馬
 手俱快備勢三回畢乃馳馬擊行毬之初不縱擊執杖橫直與馬
 耳高然後舉手縱擊出毬門回馬還到初度處其馳馬與杖勢
 初如設將射位於東西階前相向北上射位於階下近西橫布南
 向其日訓練觀先戒舉人集於射壇兵曹勒諸衛陳法駕鹵簿
 判司僕陳輿輦御馬仗馬並於弘禮門外分立如常儀政府六
 曹堂上官及臺諫官依時刻俱集光化門外諸護衛之官及司
 禁各具器服詣思政殿閣外判司僅進輦於勤政門外南向判
 通禮俯伏跪啟外辨殿下具翼善冠袞袍乘輿以出繖扇
 侍衛如常儀至勤政殿門外殿下降輿乘輦侍衛導從如常

殿下至射壇降輦乘座繳扇侍衛如常儀侍從羣官皆就次兵曹訓鍊觀官及舉人入就壇下異位重行北向四拜訖二品以上由西偏階升壇在西東向北上俯伏三品以下在壇下

議訓鍊副提調升壇各供其事舉人皆出弓矢夫用兩人為耦

訓鍊觀官椎鼓三聲舉人入就將射位俯伏以次而興就射位

北向俯伏與南向先射遠侯射畢北向俯伏與還將射位衆耦

畢射次射中侯次射近侯皆如上儀次騎射次騎槍次擊毬記

皆退兵曹分等第以啟駕還侍衛導從如來儀 從之○辛酉

全羅道珍島人吳元湜等上言本郡壤地褊小加以牧場營田

所餘田土無幾難以蓄衆今京外牛馬賊編管者百餘家無賴

之徒夜聚晝散唯務盜竊民害不貲願勿入送 命刑曹議之

刑曹啓牛馬賊例放珍島巨濟南海等邑比因盜賊日繁放者

滋多褊小島內賊類羣聚非唯居民受害深恐轉成羣黨莫不

可圖請自今牛馬賊依竊盜例全家徙平安道博川以北諸邑

從之○壬戌野人李豆里阿具等辭 命饋于賓聽賜各青

紅綿布各二匹鞍籠一事加賜阿貝紗帽玉貫子又賜螺盞二
事轉付滿住豆里等啓曰父滿住欲由平安道之路來朝 傳
于承政院曰今若不從其請則彼不知本國之意以為厭煩而
然其議以啓朴元亨成三問則啓曰比年本道水旱相仍加以三
邑新徙彫弊莫甚且使彼人備諳山川險易道路迂直於事體
何 命注書議于申叔舟叔舟啓曰臣於中朝見滿住之子具
悉意向雖不許平安之路必不以我國為厭已也且今平安道
當三邑新徙之初人民野處彫弊莫甚雖一酋長之來其遠送
支持必賴南道之力弊不勝言况當明使出來之時尤為不可
上允之命語豆里等曰平安之路險阻不如咸吉之平坦從舊
路可也○癸亥 傳旨吏曹曰樂安尹寧通經書大義已許放
學子婿弟姪中一人從願進秩○傳旨戶曹曰內苑桑株分授
諸司令於墻下及田畔栽植其不用心培養以致枯槁者罪之
○忠清道分司憲掌令洪敬孫啓曰公州官奴告前牧使李宗
孝判官宋孟洧在任時濫用義倉綿布徵諸人吏克之臣按驗

得情請抵罪又張堅與清州人李養元陳孝忠訟奴婢本州牧使皇甫恭受孝忠婢子納衙中臣按驗其婢果在衙中推劾未畢承召而來全羅道分司憲執義柳誠源啓曰順天人朴長命告府使鄭有容以父仁不勤田獵殺之徵隨獵者綿布軍士則人一匹主吏則人五匹臣欲鞫之有容辭以疾辭連人則鞫之成案而來傳旨義禁府曰清州牧使皇甫恭受部民所贈婢子順天府使鄭有容杖殺船軍朴仁又徵斂雜物於部民其推鞫以啓○甲子 上御勤政殿出策題策曰予以否德丕承基緒惟不克負荷是懼夙夜勵精欲臻至治必廣咨訪姑舉其政之大者言之賢材所當廣求而盡用踈遠之臣遺逸之材豈能盡識故令大臣薦之銓曹擬之又有保舉之法而賢愚相混豈求賢之路未廣歟何以則賢能畢進而野無遺材邪官在得人不在負多昔以天下人材之衆只置負七百三十况以一國而官冗可乎使冗負皆汰則擇材亦精矣汰之則何者當汰歟城郭所以設險守國今沿邊郡縣修築粗完而內地則力未及焉

何以則城堡畢修而民不至困歟此三者子大夫素所講明而
新政之所願聞其悉陳無隱 董熹華館御南門左議政韓確
右議政李思哲左叅贊姜孟卿判中樞院事李季向兵曹判書
申叔舟叅判洪達孫左承旨具致寬右副承旨曹錫文等侍坐
設小酌試武舉人又 命僉知中樞院事閔叢馬興貴大護軍
李埤宋仲文護軍卒以中等射候 ○兵曹叅議李禮長卒 賜
賻米豆并四十石紙一百卷松脂三斗油菘三部禮長字子文
全義縣人登第選補藝文檢閱累官至舍人上之靖難也奔走
朕勞得預靖難功臣授知兵曹事陞叅議又與佐翼功臣至是
以病卒年五十一性明敏廉謹自守待親戚以愛接朋友以信
贈兵曹判書謚平簡執事有制平平易不懈簡子二世瑤時瑤
○傳旨曰予慮近日台還分臺之後諸邑守令品官人吏等怨
前日訴已者肆行侵虐宜速遣宣差暗行糾察○乙丑 命左
承旨具致寬迎慰謝恩使權擊于弘濟院擊來復命引見于思
政殿賜鞍具內廐馬一匹○丙寅以韓終孫為兵曹叅議金新

民僉知中樞院事沈慎司諫院左正言柳桂芬右正言○承政院奉 旨馳書于廣州牧使曰今崔承宗賈去酒五瓶獐一口柑子一櫃魚酢一器付瑜○諭八道觀察使曰凡穀種有早晚之異而守令不論先後給之或以蠹損朽惡者給之以致傷農自今擇其種之善者以時分給并禁無知之民隨受隨食以時播種○司憲府啓會飲之禁者在令甲監察朴壽宗招集同僚多致倡妓宴於前監察崔佺李曾碩等以奉法官吏不畏邦憲趣新監察朴壽宗辦宴放縱無忌且於諸監察宴罷後淹留耽樂致有割靴之辱及事覺謀欲掩覆暗請濟用錄事李宗衍令勿發明宗衍雖不自割靴滿朝喧傳必是平日貪色不謹所致既徒步往見曾碩又於佺分臺之日候其衙罷追逐相話且妓待重來本學生宋緝之妾宗衍竊而奸之其狂妄莫甚行戶曹正郎崔漢卿奸妓青樓月為妾給使令李德中聽其使喚預囑德中遇有與青樓月為戲者必取某物令割佺輩之靴至被劾匿德中不出令家僮代訟事露復以米布等物厚遺德中令勿

發說尤為詭詐壽宗健曾碩漢卿宗衍並律應杖八十德中杖六十青樓月已受訊杖六十減罪待重來杖九十去衣受刑命只罷漢卿職收宗衍告身餘並勿論○諭慶尚全羅忠清江原平安道觀察使曰往日分遣臺官糾察官吏不法且許民自訴冤屈今慮守令及品官人吏等喙其訴已肆行侵虐致失產業卿其嚴加禁制萬有侵虐者守令以下當重論可知會此意○諭全羅道觀察使曰順天府使鄭有容有犯令義禁府拿致推鞠但慮辭連人多今方東作不可來京將有容囚于旁近邑以俟後命○丁卯貞靜翁主卒賜賻米豆并一百石紙一百五十卷正布四十匹油氈二部全漆二升棺槨貞靜太宗女下嫁漢原君趙璿○戊辰御經筵講訖左獻納丘從直啓曰新及第金宗蓮以皇甫仁孫婿與重選不可上曰父雖行惡子賢則用况外孫婿乎又曰廷臣獻議科舉取人或云當講經或云當製述未知何者為是侍講官徐罔對曰講經為是仍極陳製述之弊命與集賢殿諸臣詳議以啓○御思政殿引見

野人呂巨等三人 賜各青紅綿布各三匹刀子綵囊加賜呂
巨角弓一張○刑曹啓進士會試舉子安敦曳白退而製述書
于元卷詐言其友郭自智得之於行路小童呈于應辦官自智
亦飾詐符同請以敦為首杖一百徒三年自智減一等並永停
赴舉 從之○己巳 賜文科任元濬等三十三人武舉魚有
沼等二十八人及第出身有差 御勤政殿放榜○傳于承政
院曰凡啓禮畢致詞時進退頗緩有違中朝之禮自今進退務
從疾速○上慮倉廩虛竭議汰冗官減祿俸領議政鄭麟趾吏
曹叅判魚孝瞻等啓曰忠信重祿人君待臣之道減祿非義事
也請汰冗官○日本國關西道九州都元帥源教直所送道源
賦百韻詩呈禮曹謝聖恩也○以女真兀丁奇束時弓弄可知
伊多亦失哈阿乙他李阿具仇伊老昔昔延帖呂巨金南許亦
里哈斜澄巨要吾可金阿都乙赤為蒲州等處副萬戶幹朶里
童秦羊蒲州等處都萬戶兀魯哈呀弄可馬麻看阿兒哈亦里
哈生德生刺納兀良哈趙三八亦刺哈撒柔等蒲州等處副萬

戶○三月庚午朔舍人李克堪將堂上議啓曰廣興倉本為祿俸而設歲入九萬餘石近因凶歉每歲入不過三四萬石計一年頒祿之數幾至十一萬石大半不足本倉每轉請軍資以補之今軍資見在米豆并雜穀僅三十萬餘石况今明使出來調度浩繁若使更貲一年則必至虛竭 傳于承政院曰凡大小冗官及軍士祿俸其詳議以啓都承旨朴元亨曰政府所啓甚當宜大有更張以備國用請令政府吏兵戶曹同議 從之○差通事張義管押被擄逃來唐人蔣喜完等二人解赴遼東○辛未 上與魯山幸峨嵯山觀獵○壬申耆老等設宴于晉濟院賜酒樂 上謂朴元亨曰耆舊大臣餘生無幾今當宴會宜別有所賜 命司僕獵獸賜之又命元亨賫宣醞牲慰在會者皆感泣耆老會遣承旨自此始○賜議政府宴○宗簿寺啓豐山令畏拒本寺勾問且其僣從濟惡者匿不出請取 上裁傳于承政院曰畏雖非此罪本犯至重大抵宗親等無功食祿尊榮極矣豈可如此畏之事予甚慚焉然畏豈終不脛更効之

可也可令敬寧君裨引畏于孝寧大君之第反覆曉諭使之承
服且以予言教之曰若推宗薄之効則當下獄鞫之○癸酉
傳于承政院曰自今係干軍民大事外勿用諭書○諭八道觀
察使曰凡耕種節候早晚異宜而守令妄加督責致失時候糞
田無暇遂使愚民不顧後計或詐為播種鄉一依前降諭書以時
勸耕毋事虛文務有實績○甲戌日本國鹽津留伊勢守源聞
遣使來獻土物○御序賢亭觀射○後苑新亭成 賜提調錦
川君朴薑同知中樞院事金溉等宴又 賜役夫酒賜名翠露
亭前鑿池種蓮○諭八道觀察使令選送火者各九人又諭曰
諸邑守令如因造紙造扇採葡萄松菌杉花一應雜事役使僧
人使不得安接且不禁儒生上寺有違守令奉法撫字之意其
曉諭守令毋得如此○兵曹啓市肆用惡米者雖禁之而奸濫
不止且使令之人夤緣作弊故向者都統府發銃筒衛禁制自
今本曹請依此例檢察 從之○乙亥 上與魯山幸東郊
觀獵以扈駕軍士及隨輦近仗不齊下兵曹正郎姜眉壽佐郎

李繼孫于義禁府尋釋之。○日本國對馬州倭護軍中尾彈正
來獻土物。○日本國一歧州上松浦留伊勢守源聞一歧州源
義五島守久守源勝各遣使來獻土物。○兵曹啓前此行幸時
近仗或著青衣或紫衣服色無章請自今禮行則用紫衣段子
鶴氅自餘用青衣皮鶴氅從之。○丙子 命義禁府放崔湛
之及應緣坐禁身者。○丁丑傳旨吏兵曹曰東西班職事有限
宜迭用以盡人材可依 祖宗故事檢職除授。○傳于議政府
曰今差義州牧使趙完璧久在邊邑還京未久其人雖賢年且
老又任遐方予甚愍焉義州朝廷使臣往來初程防禦緊關之
處比甚虛疎予欲得年少可建事功者差遣其擇可任者四五
人以啓。○以朴仲林成勝知中樞院事趙完璧韓瑞龍同知中
樞院事慎詮戶曹叅議韓昌僉知中樞院事柳洙慶尚右道兵
馬都節制使宣炯慶尚左道水軍處置處康純判義州牧事。○
傳旨義禁府曰分臺御史劾公州判官宋孟洵時官奴得萬以
實告之品官李得晟禹晟金批李貞根等論得萬罪其推鞫以

啓○戊寅

御序賢亭觀射○

舍人李克堪將領議政鄭麟趾

弭盜之議啓曰弭盜之法有許人告密之條然今強竊盜中外充斥至於都城之中恣行掠奪而無有一人告者無他以有署名畏其報復也宜立權時之法以除腹心之痼臣願申明舊法令被盜者詳書物名形標各於所在申官立案又令京中義禁府漢城府刑曹外方守令倣古作鉦蕭令可納而不可出許人匿名投告詳書某人偷某家物藏某處官司即行掩捕其現有正藏者治罪不現者置而勿問勿致騷擾待盜賊表止乃罷其投告非關盜賊事依六典即時焚燒不得傳說且強盜必令三覆竊盜之應絞者亦令三覆待時而處之故苟延歲月或逭天誅願自今強竊盜之當死者勿令三覆待時隨即處死傳曰今若開匿名投告之門則挾怨懷詐陰構禍亂有如朴遂良之徒紛紛繼起此法不可行也且三覆之法為死人求生道也待時之法所以順天時也皆先王成憲義意唐時至今五覆本朝降為三覆且初覆則必致謹慎至再三則漸至忽略然不可

輕發亦我愛禮之意皆不允○傳旨刑曹曰凡罪人搜捕時
雖至山房小寺例行根尋吏緣為姦無所不至自今京中該司
如有搜捕事稟旨乃行觀察使守令除受教事外山寺搜探
一切痛禁○己卯都承旨朴元亨啓曰今以康純為義州牧使
然純纔服除未禫勢未速來義州本重地加有明使之行請促
純赴任措置諸事從之○庚辰日暈○親傳先蠶祭香祝○
辛巳御思政殿設宴慰申叔舟權擊世子與讓寧大君提孝
寧大君補臨瀛大君璆永膺大君琰敬寧君排誠寧君裊益寧
君移桂陽君增義昌君玗密城君琛翼峴君璉寧海君瑋坡平
君尹巖花川君權恭領議政鄭麟趾右議政李思哲雲城府院
君朴從愚左贊成尹師路判敦寧府事宋珖壽判中樞院事李
季向右贊成鄭昌孫左參贊姜孟卿戶曹判書李仁孫右參贊
黃守身禮曹判書金何刑曹判書權躡戶曹參判權自慎兵曹
參判洪達孫工曹參判禹孝剛大司憲盧叔全刑曹參判朴彭
年禮曹參判河緯地吏曹參判魚孝瞻都承旨朴元亨左承旨

具致寬右承旨韓明澮左副承旨成三問右副承旨曹錫文同
副承旨尹子雲僉知中樞院事李興商八侍 上親賜叔舟擘
等酒又 命賜書狀官以下隨從者酒果子賓廳○壬午兵曹
據忠清道觀察使關啓中翼習陣時烙馬大字印軍裝者標小
字印用其官號中一字篆書下送并大平簫令各鑄用陣書則
令諸鎮輸紙于京中印送諸道亦依此 從之○癸未雨雹○
甲申 御勤政殿受朝賀日本國王使者僧承傳等隨班獻土
物 上引見命饋于賓廳其國王書曰日本國源義政端肅拜
覆 朝鮮國王殿下海天夙絕音耗稀疎弗克屢修隣好宥望
高明恕察今俾使者承傳首座梵準藏主聊通慶賀之信兼謝
阻絕之辜仍告吾邦東道一州曰濃新創一寺曰承國以為殖
福之道場切望就大邦獲大藏經七千餘卷以資陋俗之目足
而增福長智則 大王仁化之攸覃豈不洽耶不腆土宜具如
別幅別幅曰雜畫屏二張紅漆碗大小百事紅漆盤大小二十
片練緯十匹鈹子十柄提子十介長刀二柄粧奩一副○乙酉

上與魯山韋西郊親獵○丙戌日暈○司憲府啓張文孝曾為
廣巖萬戶或稱差備或稱人情侵漁船軍科斂萬端帶率倡妓
多蓄奴馬計濫用米豆三百二十餘石紬布五十匹其縱恣無
忌有同強盜及事覺携告身逃匿已移文京外窮搜不獲近年
以來犯罪在逃者相繼而姦猾之徒知情保納略無畏憚其隣
保里正亦同心庇覆遂使姦狡得遁邦憲若捕得文孝請追奪
告身終身不叙其保納者及隣保里正並依律科罪 從之○
丁亥 御經筵侍講官梁誠之曰自科舉初場講經以後舉子
類皆留心經學然四書五經浩繁學者間有未精於理學者前
朝九齋之法漢時專門之學可復行也非特舉子為然如集賢
殿三館儒生亦宜講習 上曰專治一書則學問未博或有礙
滯予於 世宗朝受命撰諸書經史多所涉獵至於律呂風水
之書靡不講究然此等書固不可使講讀也若易之為書至精
至微上下經則易治圖說繫辭尤為精微此書既明所謂觀於
海者難為水羣書可不治而自明矣其勸學之方爾集賢殿議

啓○御序賢亭觀射○忠勲府設宴慰申叔舟權擊 賜酒樂
仍 命承旨除當直外皆赴宴○忠清道高靈船軍宣仲德等
八人因公役行船溺死 命致祭賻復其家○以成文治楊根
家及田李聞揚州田賜臨瀛大君璆楊氏揚州田崔自陟尚州
田 賜永膺大君琰瑜臨津左邊家及田 賜桂陽君璲鄭棕
江華家及田 賜義昌君玃柳漢海州田 賜密城君琛瑜驪
興家及田 賜翼峴君璉瑜江陰田朴漢信川田 賜寧海君
瑋吉由善新溪田 賜延昌尉安益聃瑜臨津右邊家及田
賜鈴川君尹師路印平白川田瑜鐵原田 賜坡平君尹巖瑜
新溪田吉由善朔寧田 賜花川君權恭崔泳孫金海田瑜平
山田閔伸仁川田鄭福軍威田 賜率左贊成李季璘瑜抱川
家及田金革抱川田劉近善山田 賜右贊成鄭昌孫瑜文漢
金潔化繼山晉州田崔自陟揚州家及田 賜左參贊姜孟卿
李春龍潭田楊氏龍仁家及田吳栗山平山田朴存壽古阜田
徐盛代永川田 賜右參贊黃守身鄭棕陳有蕃揚州家及田

鄭存揚州田 賜兵曹判書申叔舟瑜印平朴閔延安田楊氏
全州田安遇祥金得祥忠州田鄭棕揚州田賜吏曹判書權擘
崔涑孫竹山家及田昌原田瑜竹山田趙由禮揚州家及田尹
奇衿川田黃思義公州田 賜都承旨朴元亨鄭棕白川家及
田光州田趙由禮嚴自治白川田瑜光州田 賜左承旨具致
寬申敬之唐津田曹熙禮安田陳有蕃禮山田印平平山田
賜左副承旨成三問瓔文化臨江田長湍家及田瑜臨江田李
聞長湍田 賜右副承旨曹錫文崔涑孫江華家及田崔燦比
安田柳臺富平田李貴豐德田鄭棕沃溝田 賜同副承旨尹
子雲楊氏川寧田申謹之尼山廣州田往心驛前田許逐李聞
尼山田鄭棕廣州田 賜判內侍府事田昀金忠臨江長湍田
崔涑孫富平田李岡長湍田柳臺蔚山田 賜判內侍府事安
路成文治原州田崔涑孫仁川田瓔江陰田李聞天安田 賜
判內侍府事洪得敬嚴自治揚州田瑜麻田田者今連川田
賜上護軍趙得琳楊氏積城田玟載寧田李承老金堤田 賜

副司直林芸○戊子禮曹據平安道都觀察使關啓明使本朝
宦官尹鳳金與月五日到遼東二十二日五日間起程以右參
贊黃守身為遠接使又遣同知敦寧府事沈澹于安州吏曹參
判魚孝瞻于平壤判中樞院事趙惠于黃州花川尉權恭于開
城府宣慰鳳等○承政院啓曰前此明使之來只送遠接遠支
待諸事未能悉察今宜別遣從事官 傳曰可以繕工監正權
愷為從事官兼遼東都司宣慰使○己丑傳于承政院曰中宮
親受誥命則冠服從國制乎世子與明使相見時著翼善冠圓
龍宵背何如其令禮曹政府同議以啓○以康純判會寧府事
李茵行義州牧使○庚寅禮曹啓今日本國王遣使修好請依
舊例遣使回禮 傳曰其與議政府同議以啓○禮曹正郎李
漢謙將本曹及議政府議啓曰明使若欲親授 中宮誥命則
服色當用區制如不親授便宜祇受王世子未受命不可參迎
詔待明使就館以翼善冠袞袍行禮 傳曰中宮從俗禮儀
註令禮曹詳定世子冠服于當更商量金何啓曰臣在 世宗

朝累赴京師詳考大明集禮皇帝袞龍袍上左肩有日右肩有
月自皇太子親王郡王袞龍袍上皆用五爪龍今世子未受命
姑用四爪龍以存謙讓之意 從之○唐人押解官張義回自
遼東至博川奉書于承政院以啓曰臣因遼東大人王祥聞皇
后二月二十一日崩逝禮曹據此啓今大行皇后舉哀 殿下
率百官素服烏紗帽黑角帶望闕四拜哭十五聲訖又四拜每
日早朝臨哭三日而除停朝市斷音樂去刑戮禁屠殺停嫁娶
凡三日外方大小使臣及守令聞喪即日素服烏紗帽黑角帶
設闕位哭十五聲每日臨如前三日而除 上從之舉哀於勤
政殿階上如儀○辛卯遣右承旨韓明澮往義州問安于明使
各贈衣一襲及靴扇子○唐人押解官金許義啓曰臣到遼東
詣都司投呈咨文後謁明使明使怒曰赴京火者或大監或監
丞各有職秩况高黼以監丞奉使汝國者也以書火者二字
乎因罵之 命政府議之政府啓曰 高皇帝勅內有火者二
字火者內官通稱彼雖有言佯為不知而咨文內仍舊稱火者

傳曰待明使來可說與此意○宗簿寺啓曰宗親必成婚而後入學故未成婚者雖年至三四十例不就學宗親年甫十五即有爵祿又有驅使鞍馬僕從非不足也况學問須及幼年乃無杆格之患請自今宗親受職者雖未成婚並許入學不允○諭黃州牧使金吉通曰爾於年前留意屯田得穀甚多良用嘉悅擢爾為堂上官其時監掌人內勤謹有成效者錄姓名以聞

○壬辰禮曹啓今 皇后喪倭人未應饋肉何以處之傳曰天子之崩諸侯之大夫無服倭人食肉何妨然議于政府政府啓曰可饋肉 從之○遠接使黃守身奉書于承政院以啓曰全聞 皇后崩逝明使若問本國行喪之制何以答之且宴享用樂用肉及服色何如則可都承旨朴元亨奉旨答曰遠接使既已除喪當用吉服若問行喪節次答曰本國自來依古制 殿下聞皇后崩逝即日素服率百官舉哀三日而除外方亦以所聞先後依此例行喪若明使素服素食則去樂吉服食肉則用樂○日本臣關西道豐州太守源持直真弓兵部小輔源永

五島宇久守源勝呼子源高對馬州宗成職各遣使來獻土物
○癸巳日本國真弓兵部小輔源永益津留伊勢守源聞薩州
藤熙久呼子源高各遣使來獻土物對馬州倭護軍六郎洒毛
亦獻土物○甲午日暈○義禁府啓公州品官李得晨禹晟金
批李貞根等謂官奴得萬當御史奉教按問時不諱守令罪犯
以此論罪情涉不敬比阻當陳言律得晨為首應斬晟批貞根
各杖一百流三千里 上以晟功臣之孫只收告身餘各減一
等○乙未日暈○賜新及第文科任元濬武舉魚有沼等恩榮
宴于議政府 命都承旨朴元亨左承旨具致寬賚宣醞賜之
○司憲府啓唐津浦萬戶全有禮私役船軍煮鹽付船軍勒收麥
十石木綿衣四領托馬進上多收苧及紅藍花等物高巒萬戶
金商以進上海衣貿易為辭徵綿布苧布麻布於船軍放還本
家又無故責納紙八十八卷以公益付船軍徵米三石留私馬
二匹委船軍喂養羣山萬戶金奉元私放船軍責納紙一百四
十六卷以公益換黃豆三石八斗經年喂馬本人等以海道偏

將防禦諸事慢不致意侵虐船軍橫斂萬端監臨官物縱意費
 用雖被劾遇赦不可不懲請將有禮金商已收告身輸于兵曹
 終身不赦奉元并收告身坐賊不叙 從之○丙申上與魯山
 觀獵于妙寂山○丁酉任元濬魚有沼等奉箋謝 賜恩榮宴
 其辭曰 聖心稽古求士無方賤跡承恩撫躬罔措仰思寵錫
 况若受登臣等俱以庸資幸際熙運詩書肄業願非博大之儒
 弓馬試能深謝智勇之士豈意濫塵於妙選而復獲霑於恩波
 雲疊之九醞春浮玉俎之八珍綺錯沉酣醺骨顧眄生輝伏遇
 網羅英材緝熙儒術故令鶩鈍獲紆鴻私臣等敢不砥礪初心
 激昂後效不負伊顏之志學仁義陳王願堅良平之腹心干城
 衛國○上謂承旨等曰兩廂大將各授符驗何如都承旨朴元
 亨左承旨具致寬等曰如觀獵等事臨時命將常時則無大將
 雖無符驗可 上曰然○集賢殿直提學梁誠之上疏曰臣伏
 覲 主上殿下以上聖之資光登大位古今治亂之跡民俗艱
 難之事靡不洞照宵旰圖治以基我朝鮮億萬年大平之業誠

三韓一盛際也方今朝廷得失民間利病大臣謀之臺諫論之
其他侍從之職在於論思臣以庸劣獲侍 經惺愧無寸効上
報 聖德凡國家大小之事罔不商確於微衷而思有以裨益
乎萬一敢將便宜二十四事條錄以獻伏惟 聖鑑財幸一春
秋大射蓋金人承遼俗於三月三日九月九日拜天射柳此雖
非中原之制亦藩國之盛事也我東方雄據海東自三國至于
前朝郊天饗帝無不為之今固不能悉遵其舊稍做遼金故事
於三月三日九月九日 親幸郊外行大射禮歲以為常如是
則庶幾張皇我武士氣亦增而自成一國一代之風俗矣一增
置五京蓋遼金渤海並建五京前朝又建四京而本朝則只有
漢城開城兩京而已以大東山海之險州府之盛而只置兩京
豈不欠哉况元世祖許我以儀從本俗 高皇帝使我以自為
聲教是東郊之地固非腹裏比也乞以京都漢城府為上京開
城府為中京慶州為東京全州為南京平壤為西京咸興為北
京各設土官加定軍兵如是則庶幾得形勢之勝而緩急亦足

以賴矣一岳鎮海瀆蓋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制本朝岳鎮海
 瀆名山大川之祀皆倣三國及前朝之舊而為之多有可議者
 焉龍興江我太祖興運之地至於妙香山檀君所起九月山
 有檀君祠太白山神祠所_在金剛山名聞天下長白山在先春
 嶺之南甲山之北實為國之北岳臨津國之西關龍津國之東
 關洛東江慶尚大川蟾津全羅大川博川江即古大寧江以至
 菩提津五臺山皆不在祀典且東南西海神祠皆自開城而定
 之亦乖方位乞命禮官詳加考定以三角山為中岳金剛山為
 東岳九月山為西岳智異山為南岳長白山為北岳白岳山為
 中鎮太白山為東鎮松岳山為西鎮錦城山為南鎮妙香山為
 北鎮又移祭東海神於江陵西海於仁川南海於順天北海鴨綠
江上於甲山以龍津為東瀆大同江為西瀆漢江為南瀆豆湍
 江為北瀆又以木覓山紺岳山五冠山雞龍山雉岳山五臺山
 義館嶺竹嶺山為名山熊津臨津菩提津龍興江清川江博川
 江洛東江蟾津為大川依例致祭

楊津二處德津二處加耶津
 主此山弓弗山牛耳山鼻白

山長山串阿斯津松
湍流水九津瀾水可革以新一代祀典是則山川之載祀典者

古今皆三十四而仍舊者十七移祭者四新陞者十三可永革者亦十三矣一設蕃部樂蓋中國之樂有雅樂俗樂女樂夷部等樂本朝所用有軒架鼓吹童男妓女假面雜戲等制大抵樂者象成者也自太祖乘運而興太宗世宗相繼而作東隣獻琛北國款塞制禮作樂雅俗皆正而獨蕃樂未之議焉方今聖上龍飛新登大位日本女真之使來賀即位者常數百人稽顙闕庭海東文物未有盛於此時者也乞以日本歌舞為東部樂女真歌舞為北部樂日本樂習於三浦倭人女真樂習於五鎮野人其衣冠制度不為恠異譏誚之狀燕東使則兼用北樂而不用東樂燕北使則兼用東樂而不用北樂燕中國使則並用東北樂于以用之朝廷奏之宗廟賁飾大平之治以光我且宗之業不勝幸甚一議行冠禮蓋古者男子二十而冠所以將責成人之道也宋末進士尹穀在圍城中行冠禮鄉人譏之荅云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于地下其重冠禮如此東方則前

朝明宗時元子行冠禮其後無聞焉乞命禮官傳採古禮燕考
時王之制上自宗室下至士大夫之子弟年十三行冠禮以笠
子頭巾紗帽三加或用紗帽幘頭梁冠其未冠者不許入學
婚嫁從仕子以克復先王之制丕變外國之陋一定服色蓋服
色之定所以辨上下一風俗不可不嚴也元人尚白大明尚黑
以至日本尚青皆有一定之制焉吾東方朝冠公服實倣中國
而常時好著白衣任用雜色甚為鄙俚乞依公服制度堂上官
以上為一色六品以上為一色流品負成衆官衣冠子弟為一
色諸衛軍士為一色京外良人吏胥為一色公私賤口工匠為
一色以此依品漸次穿著或紉用一色以齊國俗至於女服亦
皆詳定一禁服妖蓋衣裳之制所以別男女貴賤也非下民之
所敢擅便者也今國中女子喜著長衣若男子然或以長衣著
於衣裳之間成為三層轉相慕效舉國皆然疑此即史文所謂
服妖者也前日中原女子多服左衽之衣見聞者皆以為非吉
兆今女者男服亦豈嘉祥也哉况後世唯女服上衣下裳最為

近古若如此從心為之則男女衣服可以自相制度無所不至
矣何至今不變乎乞命攸司定限禁止其如前穿著者收其衣
分置東西活人院以為貧病者之服一祭前代君相臣竊觀大明
諸司職掌遣官祭歷代君相用以大牢甚盛舉也本朝以歷代
君王散祭所都而或有當祭不祭者又或無配享大臣似為欠
典乞每年春秋於東郊合祭前朝鮮王檀君後朝鮮王箕子新
羅始祖太宗王文武王二王統合麗濟高勾麗始祖嬰陽王大敗隋兵百濟
始祖高麗太祖成宗顯宗忠烈王以上十二位以新羅金庾信
金仁問高勾麗乙支文德百濟黑齒常之近日所定前朝配享
十六臣及韓希愈羅裕稟哈丹有功崔瑩鄭地稟倭寇有功等配享一護
前代陵墓臣觀續六典高麗太祖顯宗文宗元宗四陵各定守
護二戶使禁樵採太祖陵加一戶甚盛德也然臣竊惟歷代君
主雖未能皆有功德於斯民亦皆一國人民所共主也其不省
所在者則已矣其陵墓如古而使狐狸穴於傍樵採行於上豈
不可悶也哉乞令有司於前後朝鮮三國前朝所都開城江華

慶州平壤公州扶餘及金海益山等處所在陵墓字細尋訪其
有功德者置守陵三戶別無功德者置二戶正如陵墓亦置一
戶略蠲征徭禁其樵蘇仍令所在官春秋省視致祭一文廟從
祀蓋東方自箕子受封以後洪範遺教久而不墜唐為君子之
國宋稱禮義之邦文獻之美侷擬中華而配食文廟者獨新羅
之薛聰崔致遠高麗之安珣三人而已臣聞學士雙巽在前朝
始設科舉以振文風文獻公崔冲又設九齋以教諸生至於文
忠公李齊賢文忠公鄭夢周本朝文忠公權近其文章道德人
皆可以垂範萬世乞皆配享先聖以勸後人若曰東方賢者焉
能如古之人則孔孟之後亦有程朱且賢者如其難也則後
人何學為聖賢乎中國之配享者果皆如孔孟程朱乎東方之
士皆不可如中國人乎大抵人主須施一大政事以示勸懲之
義然後可以動人觀聽而風移俗易矣一武成立廟蓋文武之
道如天經地緯不可偏廢唐肅宗尊太公為武成王立廟享祀
與文宣王比後以歷代良將六十四人配享吾東方先聖之

祀上自國學下至州郡而武成王無祠宇只祭肅神四位豈非
闕典歟今訓鍊觀即宋朝武學也乞并肅于訓鍊觀而立武
成廟祭禮配食略依文廟制度又以新羅之金庾信高句麗之
乙支文德高麗之庾黔弼姜邯贊楊規尹瓘趙冲金就礪金慶
孫朴犀金方慶安祐金得培李方實崔瑩鄭地本朝之河敬復
崔閔德配享一配享功臣蓋本朝前後五功臣皆屬忠義衛三
朝原從之人亦皆宥罪錄後與元之四怯薛宋之錄隨龍息無
以加矣然臣聞前朝配享大臣稱為功臣每大恩禮必錄子孫
本朝五廟俱有配位皆功存王室澤及生民者也乞依五功臣
例或依原從諸人賜號配享功臣並令宥後世祿且前朝及本
朝將相有功德於民者之子孫亦使搜訪特加恩命則前人感
激於冥冥之中而後人亦克勸於萬世矣一文崔立祠蓋臣聞
聖人之制祭禮也法施於民則祀之能禦大患則祀之吾東方
舊無木綿種前朝文益漸奉使留元始得而種之遂流通一國
至今無貴賤男女皆衣綿布又自新羅只有砲石之制而歷代

無火藥之法前朝末崔茂宣始學火砲之法於元東遷而傳其
術至今軍鎮之用利不可言茂宣之功萬世除民害也益斬之
功萬世興民利也其澤被生民豈曰小哉乞於二人鄉貫官立
祠宇春秋令本官行祭其子孫稱為功臣宥罪錄用一侍臣蔭
子蓋本朝承蔭之法即唐之資蔭宋朝任子之意也其待士大
夫之恩至矣然其法三品以上官外只許曾經臺諫政曹者之
子承蔭新參數日纔拜監察而蔭及子孫而或有侍從數十年
蔭不及後者誠為可惜况宋史以宰執侍從臺諫並言之乞四
品以下六品以上館閣兩制侍從諸臣之子特許承蔭一文武
科法蓋今文科初場講經之時四書五經外如韓文柳文等書
任意試講實無定規中場則並試古賦本非急務又進士以此
取之終場則諸史時務雖參酌出題至論歷代之事權辭以對
曰漢唐之治何足論於今日取之者亦不以為意以此史學不
明甚為不可且武科試並講四書五經亦為未便乞武經七書
外只講將鑑兵鑑兵要陳說文科則四書五經外只講左傳史

記通鑑宋元節要三國史記高麗史中場試表箋以習臣子事
上之文試教詔以習君上令下之文終場歷代時務迭出為題
如今年試歷代明年試時務以此定制以新科舉之法一遣子
入學蓋子弟入學其利有六得賢師友而質問疑難一也親炙
賢士大夫而薰陶其氣質二也人心風俗彼此形勢無不知之
三也親見文獻之美禮樂名物以漸改習俗之陋四也或購求
墳典以補闕遺五也因以學中國之語音以正象譯之訛六也
今雖奏請似難蒙允乞於入朝每行李擇集賢藝文校書成均
承文院中學問精熟文章敏贍器局宏遠者各一人就差入送
以之游學則庶幾所見既廣所得亦多而皆可為國家有用之
才矣一革其人法蓋前朝太祖統一三韓以土豪為戶長設鄉
職仍使諸郡吏之子孫稱為其人分番侍衛即古之質子之意
也逮至于後視為賤隸使之苦役甚無理也且其人番上之時
或斂民布貨或賣其田產馱載而來於是富商大賈受其直而
代其役其直六朔四十五匹此則刻民之膏血而供京師遊手

之人也大抵鄉吏姦猾者雖多然一邑庶務與夫上供諸事漕運
迎送緊苦之務無不為之其忍又使為苦役乎况三丁一子選
為吏胥至于登正科躋顯仕為國將相者固非一族亦士出於
農之意也何必與賤隸同為苦務哉若以役重非其人不可當
則臣之意以謂非其人膂力有以當之也剝民膏血以富人代
其事也富人亦以其直易薪木而供之以其餘為利其剝民何
如也今諸司外方奴子三丁為一戶一戶五年一番上婢子則
一歲只納一匹布乞自今罷其人之法只令加定選上奴子以
三奴子代一其人之役如是則官家之事固無不成矣若以臣
之言為不可姑試數年一議罷分臺蓋分遣臺臣本以察守令
之貪暴也察民生之休戚也其為名豈不義哉其威令豈不靡
然於一時哉然本國八道就設三百三十四州道各有觀察使
都事州各有守令教官或有少尹判官有節制處置使有鎮兵
馬使萬戶千戶又有水陸察訪檢律教諭官非不多而又遣臺
貲豈不民少而官多乎况今之觀察使即所謂外憲而黠陟守

令者也何必更遣臺官以輕觀察使之權乎非徒觀察使之權輕也及與守令同心掩覆而避分臺之舉劾矣使分臺但舉大綱而已則不如不遣之為愈也若至於發姦擿伏則其流之弊吹毛覓疵使官吏畏首畏尾不得措其手足益長小民陵上告訐之風矣近日立法之始尚有過中之弊安知異時永永無一弊乎大抵國家政令固不可柔懦以為之而亦不可急迫以御下也漢宣帝唐宣宗皆以剛明聰察為治而漢唐之業遂衰然則剛明聰察豈非適足為斷喪元氣之斧斤乎伏望 殿下以寬裕為政而勿以苛急為貴罷近日分臺之法遵前日行臺之規其守令不法專委觀察使考劾而殿最之自然官吏不敢恣貪殘之習而民安其業矣一州郡奴婢蓋外方官奴其數不尋假如慶州鄉校奴婢至數百戶平壤官奴亦數千戶殘郡則數未盈十而貢賦賓旅之煩與他郡不甚相遠或有人吏之妻負戴於道路者誠為不均乞諸司奴婢之在殘郡且隣近者量給殘郡仍以他郡剩數官奴充給其司則庶幾勞逸均而州郡實

矣一區處自丁蠶白丁或稱禾尺或稱才人或稱韃靼其種類
非一國家憫其不齒於齊民也稱白丁以變舊號屬軍伍以開
仕路然而至今遠者五百餘年近者數百年本非我類遺俗不
變自相屯聚自相婚嫁或殺牛或訴乞或行盜賊且前朝之時
契丹來侵最先鄉導又詐為倭形始起於江原道蔓延于慶尚
道至遣將以討平之在今大小賊人之被捉者大半皆此類也
親戚姻黨連綿八道小則饑饉大則兵興皆可慮也乞自今不
令別作一戶皆定為甲士侍衛鎮軍奉足使之一一俠居仍禁
其往來他郡其獨處山谷或自相婚娶或行軍殺或行寇賊或
作樂丐乞者京外痛禁其犯者并罪戶首又三世不犯禁者不
復稱白丁而使同為編戶則彼亦自此知農桑之樂而盜賊稍
息矣一諸州判官蓋張官置吏本以為民也今大州簿書雲委
使客至集守令以一身何暇勸農事何暇聽詞訟義倉斂散委
之豪猾斯民之害不可勝言乞於京圻水原楊州慶尚道善山
星州金海密陽全羅道光州南原等州特設判官一諸鎮置尉

蓋秦法每郡守以治民尉以治兵前朝於西北面設分道將軍以主兵事又有鎮將有縣尉今八道六十一處稱某州道又稱某鎮或領左右翼或自為一鎮皆置軍兵使之團鍊以戒不虞誠良法也然守令簿書期會使客支待出納錢穀聽理詞訟勸農興學一應民事尚未能辦亦安能專心治兵以備緩急乎之於各鎮依例置尉若未能皆置則其有官判處文武交差無判官處特令置尉一京都四輔蓋京都即所謂北漢山城也在三國之時則三國交戰之地及前朝統三本朝定都之後則以之控制四方皆自四方而爭中央今在中央而制四方其形勢可知也三山鎮北大江統南西有臨津東有龍津土地沃饒道里適均漕運所會畜牧所便在京都四面數十里之地而觀之則可知其天作之地矣且石城虎踞朝市碁布宮闕嚴肅閭閻殷富誠萬世之業也但今中外列置翼鎮而京都畿內只設三鎮實為未便且富平府雖古安南之地在今日實無所係原平府據臨津之險又可以提交河挈豐德而扼倭寇於海口也水原

府本觀察置司之地前朝紅賊之南下必由乎此而四通五達之地也乞依前朝左右輔例以揚州為後輔水原為前輔廣州為左輔原平為右輔則前後左右皆有巨鎮而東南二鎮在江外西北二鎮在江內南北之勢均而京師益壯矣且京城十門東大門外皆無擁城須待豐年并築之或者以為使彼賊至於內地則國不國矣何用城為况昇平百年有何盜賊然臣以為吾東方城郭之國也既不能逐水草為行國則其城郭之備不可緩也前朝顯宗之於契丹高元之於蒙古恭愍之於紅賊皆因城惡以貽無窮之恥恭愍高元之時則已矣顯宗之時豈不堂堂而有此患乎况前日中國亦有變乎儻曰州鎮有城賊不足恤則蒙人之於中國豈無長城乎儻曰疆域不與之隣勢不相及則達達之於燕京豈但數千里乎但無敵人之侵耳但恃吾之有備耳豈有以數千里之大國而僥倖其無事於萬一哉又安知百年無事乎此臣所以深思過慮拳拳不已者也一諸道置鎮蓋臣竊料方今置鎮又當置者八當減者一可併為一鎮者二

可自為一鎮者一如平安道慈城為間延茂昌虞芮賊路之衝
當自為一鎮者也大抵諸道州郡皆設翼鎮既非要郡則不必
各自為一鎮黃海道長淵與豐川康翎與瓮津當各併為一鎮
者也且京畿富平府不必置鎮處也至於平安道熙川據狄踰
嶺博川有大江三登則平壤東北路要害咸古道會寧童倉舊
居黃海道瑞興據呂嶺京畿水原南路要衝原平據臨津慶尚
道蔚山倭船到泊之處且有留居倭人皆當置鎮者也小臣自
癸酉冬叨受 上旨考定京畿及八道地圖以此凡境內山川
阨塞道路遠近一切州鎮之事靡不講究故敢陳管見至于再
三伏惟睿鑑垂察 上嘉納○己亥遠接使黃守身奉書于
承政院以啓曰明使率頭目二十五人本月二十八日到義州
○司憲府啓大津萬戶李季童放船軍收納米布其逃役者勒
徵衣服鐵物雖經赦宥不宜原免請錄賊案追奪告身永不叙
用 從之○夏四月庚子朔日暈○上與魯山觀放鷹于樂天
亭○傳旨吏曹曰居平正復通經書大義已許放學子皆弟姪

中從願進秩○義禁府啓朴遂良與朴良誠任進誠常蓄異志將不道之事載在告狀李祥孫聞遂良等不道之言同議立藁李守楨陰蓄兇謀增演其藁繕寫罪皆大逆凌遲處死緣坐籍沒並依律文 上命遂良守楨處斬良誠進誠祥孫絞並籍沒家產子女水屬官奴自餘應緣坐者勿論○辛丑雷電兩雹○遣中樞院使李昇平赴大明陳慰中樞院副使安崇孝進香上率百官以黑衣烏角帶拜表其表曰伏聞 大行皇后崩逝欽惟 皇帝陛下哀戚切至竊以中闈奄秘容儀率土悉均悲慕伏望俯從衆願少抑聖情其祭文曰思齊聖后坤元協德位正六宮母臨四國庶幾萬年永膺多福賓天何遽率土纏悲顧念弊邦世荷洪私伏聞訃音哀號罔極謹叙哀情恭陳菲薄仰惟懿靈俯垂歆格○壬寅順城君諱等啓曰宗親入學者凡六十八人而博士八員內二員缺前博士鄭自英崔池並學術精微臣等素所受業者乞差博士 從之○癸卯諭黃海道觀察使柳規曰道內黃州屯田得穀最多予甚嘉之其監考前司正

安崇武特加散官一級戶長金龜山陞為首戶長並復戶三年
仍掌其事卿其知悉○傳旨刑曹曰前者諸道刑獄啓本考訊
根因不曾載錄罪狀輕重刑罰當否予未及知有違欽恤之意
自今令諸道用刑事由略節以聞○甲辰書筵官啓曰今於東
宮置蠶室當會講日地隘請移之傳曰蠶桑重事故置諸近地
且禮有夫人蠶繅之文本欲中宮與世子嬪親見女功不可移
也○乙巳 親傳雩祀香祝○禮曹參議洪允成啓曰國家專
意兩界南方守禦則不曾加意况近來倭人貿易者勢不如古
臣恐乘釁入寇則無以禦之請申明防禦之策 傳曰南方備
禦之策予非不留意既設翼鎮又擇邊將如有可言其悉條陳
允成曰臣之所言止此而已但倭護軍藤仇郎嘗到本曹言諸
浦水軍或採海物或因使喚敵出無餘三島倭人皆指笑以此
觀之則我國邊禦踈虞彼悉知之今之邊將以此待倭彼豈畏
報乎左承旨具致寬曰允成之言意在擇遣邊將而選任非其
職故不敢言耳 上曰予知卿意○丙午日暈○以朴彭年為

刑曹叅判李永肩宋石同僉知中樞院事李宗儉司諫院左司
諫大夫權技右司諫大夫李始元右獻納○丁未日暈○司憲
府啓今因前年凶歉裁省冗費至於闕內用酒亦減常數而諸
邑守令不顧大體糜費酒饌不可不禁乞大小使臣公宴外官
府用酒一皆禁斷從之○戊申親傳夏享大祭香祝○禮
曹啓譯語事大先務關係非輕歲癸丑世宗大王請遣子弟
入學未蒙准請以所選入學文臣并衣冠子弟三十人為講肄
官叅司譯院習漢語至今二十餘年譯語精通者頗有之而性
不相近鹵莽不進者亦多良由法久凌夷術業不勤今據累次
明降勸課條件申明舉行其專業不怠有顯効者特加獎異其
不進步者罷去願屬司譯院者聽本曹與議政府司譯院提調
更選年少文臣及衣冠子弟以充元額所習漢音字樣請以增
入諺文洪武正韻為宗肄習從之○己酉御慶會樓設
宗廟夏享祭飲福宴宗親讓寧大君禔孝寧大君補臨瀛大君
璆永膺大君琰敬寧君裊誠寧君裊益寧君裊領議政鄭麟趾

左議政韓確右議政李思哲左贊成尹師路右贊成鄭昌孫左
叅贊姜孟卿都承旨朴元亨左承旨具致寬右承旨韓明澮左
副承旨成三問右副承旨曹錫文同副承旨尹子雲等入侍
召日本國王使者僧承傳梵準等五人赴宴 命承傳以次進
酒迭起舞 賜承傳梵準各虎豹皮各二張綿紬四匹白綿布
四匹綠花席四張 又賜承傳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各一部○
庚戌宗簿寺啓豐山令畏隨從濟惡者罪應徙邊畏罪請 上
裁命收畏告身餘如所啓○義禁府啓前公州牧使李宗孝多
出義倉綿布以供使客筵宴之需又出綿布四十八匹給與豹
皮代納者罪應杖一百流三千里免刺前清州牧使皇甫恭受
部民李養元所贈婢子罪應杖一百收告身身充水軍坐賊不
叙 上以宗孝恭皆功臣只收恭告身宗孝勿論○辛亥 上
與魯山韋東郊判中樞院事李澄石啓奏失辭即下義禁府尋
赦之○壬子掌令金瑞陳啓曰前清州牧使皇甫恭受部民所
贈婢子其貪污莫甚今以功臣免罪公州牧使李宗孝官府之

貨擅用無忌亦置勿問罪重罰輕請據法定罪以警其餘 傳
曰宗孝之罪實非入已可恕也恭則當從爾所啟 命付處於
外○忠勳府設宴慰申叔舟權擊上命右承旨韓明澮往赴○
癸丑御思政殿受常參先是常參朝啓史官伏中階上至是以
不得詳聞咨議 命入殿內○刑曹啓火者李閏慶偽雕 御
寶令司僕諸負許義造為王牌閏慶應斬義杖一百流三千里
命各減一等○日本國上松浦乎子源高五島宇久守源勝對
馬州宗貞國宗盛家各遣使來獻土物○彼虜唐人童浩真自
對馬州逃來○甲寅 命左承旨具致寬賫魚肉脯菓往開城
府餽明使○御慶會樓下觀射宗親宰樞承旨等入侍擇宰樞
有武才者李澄石尹巖朴薑俞應孚李守義洪允成朴居謙閔
發等及內禁衛兼司僕官等射候較勝負又 召習陳訓導講
陣法集賢殿官講四書五經命副提學李埏直提學梁誠之
進酒 上曰今日欲令諸臣皆得進酒然其數多勢未能也若
使集賢殿兼司僕官居下者一人進酒則是羣臣皆進酒也

上顧謂集賢官曰人為萬物之靈而儒者嘗學問知義理其心
又最靈於人因謂鄭昌孫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
禽獸凡人猶能事其職而食其力若宗親則生長富貴不識此
理卿既為宗親提調官當常諭之昌孫即徧諭在座宗親顧
謂史官曰上教至矣須詳書示後上謂集賢官曰人當務
實學實學根本也國家以詞章切於用故不得已用此取人在
自為之道捨實學不可也今日汝等論經無有暢達者亦可自
愧予欲使汝等隨所欲就四書五經中各讀一書予時時親講
澄石啓曰工曹判書金文起左叅贊姜孟卿雖儒善射侯請令
射之孟卿先連中賜弓矢後文起連中又賜弓矢文起射
籌多於孟卿加賜文起環刀澄石年踰七十射侯猶健上
取其弓挽之曰此弓強將軍當老而益壯如逢人猶說斬單于
者是矣予以為澄石兄弟王敦王導也澄石弟澄王命撤御座
屏賜右議政李思哲曰此予昔日與卿朝天圖也○乙卯以辛
碩祖同知中樞院事○丙辰上幸廣平大君璵第迎慰貞懿

公主○丁巳日暈○命都承旨朴元亨賚酒果往碧蹄驛迎慰
明使問舊官禮曹正郎禹繼蕃回啓曰臣語明使 中宮例不
親受 誥命尹鳳等曰親受古禮也然當從本國之禮焉諸司
職掌 王妃不親受 誥命繼蕃不能論辯更遣禮曹正郎李
季專 語鳳等又馳書于朴元亨曰鳳等語繼蕃以 中宮親
受 誥命古有法繼蕃不以詳定儀註示之甚不可今授李
季專 諸司職掌去可視鳳等使知據禮詳定之意○司諫院啓
曰前縣監劉昭曾經監察今受吏曹判書權孳伴倘違兒職請
劾之 傳曰帝兒亦王職何害其勿論○戊午傳于承政院曰
世子宴明使時只用青傘令輔德二人入侍○日本國對馬州
宗成職五島宇久守源勝各遣使來獻土物倭護軍阿馬豆
亦來獻土物○刑曹啓私奴同三豆舍等背其主曹遂洪逃避遂
洪根捕同三等引族類持白棒縛而擊之其謀殺情跡明著又
有私奴石乙伊謀殺本主康自靖請將同三豆舍石乙伊依律
處斬 從之○傳旨禮曹曰向者行幸時兵曹義禁府使令以

杖亂擊觀光之人誇示威能甚無意謂舍迎 詔時除橫行園內
及登墻屋者外使令有驅逐人者先罪官吏○已未日量○上
幸慕華館迎 詔先還景福宮受詔勅詰命率百官行禮如儀
制曰國家封建無間遠邇必立君長以主其國以撫其民此我
祖宗以來之制然也爾諱祖乃朝鮮國王弘暉之叔父志存忠
良才具文武弘暉自顧其孱弱以國遜讓爾賢能不徒辭榮之
可嘉抑且安邦之足尚肆從所請錫以閑居特封爾為朝鮮國
王代掌國事嗚呼惟敬可以事大惟仁可以撫民惟和可以睦
親惟順正可以享福服膺遜讓庶保初終往其欽哉毋忘朕訓
詔曰朕惟封建諸侯固當謹於國序撫安庶類尤在順乎人心
雖一時之宜亦百王之法朝鮮國王李弘暉早以嫡嗣襲主東
藩自顧孱弱之軀莫弭姦兇之患志存安國身不固榮推位已
遜於宗賢嘉德宜從於懇請茲特封王叔父諱祖為朝鮮國王
代主國事凡爾一國臣庶務悉恭順毋違永肩忠義之心安享
大平之福故茲詔示咸使聞知勅曰勅諭朝鮮國王李弘暉叔

世祖近得王奏稱其質本孱弱國用艱虞惟爾賢良宜遜乃位俾

詢于國謂皆屬心茲特從其所遂遣內官尹鳳金與賁詔諭告

國中并勅諭爾封爾為朝鮮國王代主國事爾宜恪守臣節益

堅事大之誠永固藩邦毋忝嗣王之讓其令弘疇仍以爵閑居

爾須常加優待毋忽今特頒賜爾并爾妃冕服冠服及綵段等

件至可領也國王冕服一副服匣一座護雜等件全紵絲織金宵背

麒麟大紅一匹織金宵背麒麟深青一匹暗八寶骨朵雲深青

一匹暗細花鸞哥綠一匹羅織金宵背麒麟大紅一匹織金宵

背虎豹深青一匹素深青一匹素栢枝綠一匹白毯絲布十匹

王妃珠翠七翟冠一頂金簪金翟寶鈿花結子等件全釵花金朵子一箇服一

副大紅紵絲大衫一件青紵絲綉圈金翟雞背子一件青線羅

絲綉圈金翟雞霞帔一副象牙女笏一枝大紅織金雲肩滿池

嬌團衫一件藍暗花紵絲襖兒一件黑綠暗花紵絲裙一件禮

服匣一座護箱等件全大紅平羅銷金包袱二條紅綃單二條紅綿

布表綃裏裝綿花一條紵絲織金宵背獅子大紅一匹織金宵

背深青一匹暗細深桃紅一匹暗細花深青一匹羅織金背背獅子大紅一匹織金背背虎豹深青一匹素深桃紅一匹素深青一匹白毯絲布十匹 上以便服陞勤政殿與明使行再拜禮謂曰道遠身勞尹鳳曰深蒙 殿下厚恩路上好來金興曰過江以後屢遣宰相設宴親戚陞授大官厚恩難報 上曰予以不德得蒙異恩深感 帝德鳳等曰禮所當然行茶禮儀明使還館上送至勤政門外還 御勤政殿頒赦教曰予以否德叨承重托夙夜祗懼罔敢或違於景泰七年四月二十日欽蒙 皇帝陛下遣使特賜誥命冕服及王妃誥命冠服靈貺至此古昔所稀豈特寡人之幸抑一國之幸也屬茲大慶宜廣異恩自景泰七年四月二十日昧爽以前除謀反大逆謀叛子孫謀殺歌罵祖父母父母妻妾謀殺夫奴婢謀殺主謀故殺人壘毒魘魅但犯強竊盜外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咸宥除之敢以宥昔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於戲自天有命優荷寵賚之光與國咸休用布寬大之典 上與魯山幸太平館設下馬宴魯

山與鳳等行再拜禮謂曰蒙准奏請感戴 聖恩鳳等曰是世子行酒至魯山前鳳等猶立 上謂鳳等曰請大人安坐鳳等曰小人等係本國民何敢安坐 上曰予在此請安坐且首莊憲王之宴大人也 恭順王以世子行酒大人亦坐此是祖宗故事皆曰有死而已不敢從也終不坐 上謂鳳等曰請與頭目一杯皆曰唯命即 賜酒宴罷鳳等送至中門外駕至鐘樓下 命宗親等騎馬近侍欲與之語兼司僕閔毅控臨瀛大君馬使不得入 上呼毅止之毅不聽 上固命止之然後乃止 上曰汝方命固拒汝罪大矣毅堅執自是語多不遜 上執毅手反覆開諭毅佯醉至光化門內 命護軍黃石生杖毅數度問曰汝猶不悟違命之非乎毅猶佯醉若不自悟者率爾啓曰曹孝門教臣扶出璆臣實無罪 上曰汝誣引他人乎雖孝門教汝予止之再三不從何耶又 命杖之遂下義禁府上曰毅頑惡無比曾犯大罪予惜其才上書救活又殺李石山舉國爭請罪之予不許今不悛若此若遇幼主何所忌乎當斬

于市○命都承旨朴元亨贈明使衣各一襲並笠靴○庚申日暈
上幸大平館設翌日宴贈鞍具馬各一匹○傳于承政院曰
昨日閔發之罪醉中之失然予執其手而諭之猶執迷自是
其置之遠方以懲之乃 命義禁府收發告身配遠方○日本
國對馬州護軍平盛秀來獻土物豐州太守源持直亦遣使來
獻土物○辛酉 命議政府右議政李思哲都承旨朴元亨問
安于明使又遣宦官安璐贈下程魚肉自是日遣宰相承旨問
安間五日送下程雜物○掌令金瑞陳將本府議啓曰閔發罪
重請據法定罪 傳曰罪已當矣勿請更啓曰發之不敬甚矣
宜置於法 傳曰醉中之失不足咎也○日本國對馬州護軍
井大郎子司正井可文愁界來獻土物宗蟠磨守朝茂上松浦
呼子源高神田能守源德亦各遣使來獻土物○壬戌右獻納
李始元將本院議啓曰閔發罪重罰輕請加罪 傳曰罪已定
矣何可改也始元更啓曰人臣之罪莫大於不敬請按法科斷
不允○王世子及嬪往左議政韓確家設宴餞之 命遣右承

肯韓明澮賜宣醞時確為謝恩使赴大明○癸亥 命左副承
肯成三問率宦童徐福山等二十人示尹鳳等鳳等擇徐福山金
相佐尹長守李今同朴富貞林三淳白達同姜習林守金存等
十人語三問曰此輩教以娼妓歌舞令五人一來見我其生年
日月及鄉貫父名須並書來○故宣川郡事金叔甫妻徐氏上
言子及第金瓘曾坐妻盜人段子定為敬天站驛吏會赦免放
乞通仕路 從之○甲子雨雹○世子往大平館宴明使○乙
丑禮曹據慶尚道觀察使牒呈今方農月累旬不雨謹令諸邑
聚小童及巫齋禱自祀典所載外諸神驗之地亦令所在邑親
行祈雨乞於名山大川降香祝徧禱今據此請依移牒施行從
之○丙寅遣左議政韓確刑曹判書權躄奉表如大明謝欽
賜誥命冠服練段兼奏請封世子其表曰使華聿至舉國與榮
帝命惟新撫躬罔措省循匪稱糜粉難酬伏念臣猥將庸村
幸逢昭代權守藩宣之寄方切兢惶忽承茅土之分祗增感愧
且兼袞冕之賜重以絲帛之頒矧伊寡妻亦蒙異數洪私若

此在昔所稀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大度包荒至明視遠諒前王之敷奏憐小邦之艱虞遂令孱質獲紆殊渥臣謹當罄竭心力佩服訓辭永固封疆庶効登東之職恒伸頌禱信殫拱北之誠方物表曰天眷悉隆特頒寵命土宜雖薄聊表卑忱謹備黃細紵布三十匹白細苧布三十匹黑細麻布一百匹闊黑細麻布三十匹龍文簾席四張黃花席一十五張滿花席一十五張滿花方席一十五張雜彩花席一十五張人參一百觔石燈盞一十事雜色馬八十匹右件物等製造非精名般不腆豈合旅庭之實聊效執壤之儀 皇太后進獻禮物紅細苧布一十匹白細苧布一十匹黑細麻布二十匹滿花席一十張雜彩花席一十張其奏曰立嫡以長有國之常臣嫡長子暉見年一十九歲國人請為世子臣未敢擅便為此謹具奏聞遣宦官田均賚宣醞餞確等 命承旨除當直外皆往祭焉差通事金辛管押被擄逃來唐人童浩真解赴遼東○丁卯日暈○尹鳳請以瑞興為鄉貫下 旨于吏曹曰欽差太監尹鳳原係本國海州人

民其祖先移居瑞興府積有年紀今仍賜本府為尹氏鄉貫其移籍施行○傳旨刑曹曰欽差大監尹鳳右監丞金興今奉恩命而來特給奴婢各六口○傳旨吏曹曰文宗實錄修撰時給事書貲則日給別仕三仕滿後除取才叙用令史亦日給別仕三仕滿後不計鄰目去官○承政院奉旨馳書于平安道觀察使曰平壤檀君箕子及高勾麗始祖祠宇墻壁頽圯丹青污毀有違觀瞻可於明使回還前修治務要無弊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卷第三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卷第四

子丙

五月己巳朔承政院啓曰忠清道牙山縣有盜三十餘人成羣至邑人鄭宇家詐傳有命宇出東縛以歸其家人不知所之宇子終老崇老請窮搜捕上聞之驚慮命三軍鎮撫朴子映往捕手扎諭鎮撫朴子映所至處觀察使節制使守令萬戶曰聞有強盜縛牙山人鄭宇而去茲遣朴子映聽子映言殺軍掩捕母待稽留○承政院奉旨馳書于慶尚道觀察使曰今年早京中及諸道未進新瓜卿留心培養最先供進予即薦于太廟良用嘉悅○庚午御序賢亭觀射命知中樞院事成勝賚宣醞魚肉詣大平館慰尹鳳等初鳳等不受晝奉杯屢遣承旨請之鳳等固辭承政院啓曰或五日或十日特命宰相或宦官或承旨賚宣醞往饋之從之○宗簿寺啓今觀宗親奴婢土田之訟元告者逐日就訟而宗親代訟者每托以事故臨決或稱使外或稱病患避不對訟其被論居遠方者艱苦留京得伸無期冤抑莫甚請自今宗親代訟人避不對訟者隨即

啓達科罪○兵曹啓咸吉道茂山鎮萬戶軍官舊例三人今改
僉節制使請依慶興等鎮例加二人 從之○甲士司直金宗
義等上言前者成衆諸衙門年五十五歲以上者授散官職去
官獨甲士不在恩例今降 傳旨東西班有限宜迭用以盡人
才依 祖宗故事檢職去官臣等年今五十五歲或六十歲氣
力衰憊徒費天祿乞依舊法賜老人職去官以年富力強者充
差 命兵曹議之兵曹啓年老成衆官授散官職去官者一時
恩典而金宗義等苟希 上恩援例自陳不可聽 命依年老
別侍衛例去官○辛未東方白氣狀如白布○傳于禮曹曰經
筵輪對常參朝啓等事今姑停之以海陽大君諱宗方患瘡疹
也仍 傳于承政院曰其令闕內諸處世俗瘡疹所忌一切禁
斷自今日御膳只進葢菜 命移御厨于 中宮○以盧叔全
為刑曹叅判朴彭年中樞院副使辛碩祖司憲府大司憲宋翠
僉知中樞院事○傳旨吏曹曰諸司吏典內年四十以上仕日
過半者姑從情願授散官職去官其五十以上者不計仕日多

少○禮曹據忠清道觀察使啓本啓自三月二十八日以後累旬不雨雖徃徃乍雨未得霑足禾稼焦甚請於名山大川降香祝禱兩祀典所載外諸神驗屢亦令所在邑通禱若諸道不雨並依上項例祈禱 從之○禮曹啓今累月不雨請依舊例令京外官審理冤獄賑恤窮乏掩骼埋胔修溝壑淨阡陌 從之○壬申彗星見○命都承旨朴元亨問安于明使仍贈扇子各五把黑麻布帖裏白細苧布帖裏各一領黑斜皮靴各一部又贈頭目各黑麻布帖裏一領○吏曹啓故靖難佐翼功臣兵曹叅議李禮長請追贈正二品并賜謚 從之 命詳定功臣追贈之法○日本國藤熙久使者吾羅三甫羅以病死於靈山温井慶尚道觀察使依例致祭具棺以葬○傳旨刑曹曰犯竊盜徒邊人內雖本曹舊所直決杖罪以下亦並落聞○兵曹啓京城內外置警守一百六所以防盜賊 從之○三軍鎮撫朴子映馳啓賊人鄭春等十五人至牙山縛鄭宇以歸至木川地面奪宇衣服解遣温陽郡事詞得狀收捕囚温陽獄其餘同黨人未

盡逮捕臣留待盡捕 上命承政院馳書于子映曰劫鄭宇人
等令義禁府鞫之可即上來○癸酉彗星見○明使觀射于慕
華館遣右承旨韓明澮宴慰○禮曹請禁中外婚嫁選 王世
子媵 命十四歲以上二十歲以下禁婚○甲戌彗星見○召
戶曹佐郎鄭忱漢城判官趙治 傳曰蘇木非本國所產然明
使索之甚切不可不聽凡貿易毋過禁約亦毋過濫○乙亥彗
星見○遣宦官李重斤贈明使青橘及鹿○傳于承政院曰今
中外官吏直決之獄頗多至如徙邊亦且直行雖盜微物者亦
徙邊予哀其寃特命取旨其餘直決庶獄豈無如此之類欲並
取裁何如古之人君多不知庶獄若文王之庶獄庶慎罔敢知
于茲是已後世人君會計等事皆知之况此刑決政之大者不
可不知自某罪以上為可取裁且楮貨之價官重民輕諸司使
令或稱市准一切抑賣今欲勿令市准聽從民便何如抑不可
廢歟禁淫祀為其妖妄也則絕之可也今既不可廢而有城隍
焉有諸祀神堂焉國遣香祝又有神稅布又令巫女救病於公

家如此而禁民祀神可乎如此細事不許禁約者累矣而法司因
仍禁止不過為猾吏侵漁之資耳承旨具致寬韓明澮等啓曰
聖教允當直決庶獄則京中法司自朝士有蔭子弟闕內諸
色掌及凡啓下公事外笞杖皆行直決然細碎事人主不可盡
知杖罪以上取裁若監司則徒流以下並皆直行其權甚重然
遠道必皆取旨而後行則臣等恐滯獄者多矣若楮幣則義禁
府漢城府刑曹司憲府等法司使令抑賣不惟此也內鷹坊別
監假借內勢抑買雞狗且有姦狡之徒根據市廛一有村民抱
物而來欺罔立奪甚者邀於國門之外一遇載物者爭相携持
羅致其家盡買而後遣之民之來貿者率得半價而歸如此之
幣甚多非但楮幣而已况凡物皆有市准而民皆不用則楮幣
市准亦徒文具然公家出納時必憑市准施行意不可廢若淫
祀則除良家婦人外宜勿禁 傳曰外方直啓刑獄並令取決
則誠有滯獄之弊今後外方於歲季開具罪名啓達何如市肆
之弊則政院出其不意密遣人摘姦禁約可也若良家婦人往

參淫祀之禁慮有失行者也若因此而淫放則在死當治不然
於事神何禁焉且婦女本有操守者則雖往巫家不至失節苟
無其操雖在其家不能自防矣予聞憲府近日於門外有平民
祀神者拘執論罪甚無謂也仍召掌令金瑞陳傳曰予自在
都統府時惡其苛察細碎禁令並令勿行夫煩苛亡秦之法而
商鞅所為也大抵禁令煩多則民不安生今欲赦小過以為治
也禁淫祀細事也予屢命不禁而憲府刺舉如故近日論劾之
人幾何且某某乎瑞陳啓曰腥色飲酒等細碎之事一皆停禁
但淫祀之禁六典所載因循至今近日有一喪人野祭于外男
女樂至數十娼兒輩亦參歌舞已拘執論決又有一巫女聚男
女十餘飲于其家府吏拿來閱其實皆其族親男女也此則勿
論傳曰予非以六典之法為非也六典所載自如而予姑欲
勿行細碎之禁此亦一時之法今憲司徒拘於法而強為細碎
之禁夫吾言即法也今之儒者一朝暴貴妄自高尚不顧大體
專務目前之快甚為不可今淫祀在所不禁而有司必欲禁

之為法吏漁取之地予甚非之其拘執以告者也其論決之際
誰為主張瑞陳啓曰府吏率所由捕告而本府同議論決若
上教勿禁神祀臣等未聞故禁防如故爾 傳曰凡事千頭萬
緒舉其一可知其餘前此勿行苛察予已傳教而漢城府官吏
猶禁飲射予以細事勿論巫祀亦飲射之類也妄行禁止是何
法也他司勢緩故其生事也緩而其弊亦少君憲司清要之官
故其生事也繁而其弊亦大毋或如前但禁 國忌日淫祀為
可瑞陳聞命而退承旨等啓曰 國忌細民所不知今於 國
忌禁止則無知之民必陷於罪 傳曰予誤言之耳雖當 國
忌勿令禁止為可更招憲司言之○日本國薩摩州日向太守
藤源盛久上松浦觀音寺看主宗殊五島宇久守源勝對馬州
宗盛家各遣使來獻土物○丙子召掌令金瑞陳傳曰 國
忌祀神者勿禁○推忠靖難功臣上護軍柳潑等十人上言祖
贊成事曼殊在 太祖朝有原從功戊寅之亂被罪誅死其後
特蒙 上息遂給告身叙用子孫歲癸卯以原從功臣有司辛

有定等所啓命錄曼殊子孫歲丙寅 上之移御衍禧宮也柳
洙柳泗闕巡綽司憲府論啓曼殊被誅不應宥及子孫未得蒙
宥乞依癸卯年受教施行命曼殊子孫依癸卯年受教錄用○
刑曹啓延安囚百姓張孝生毆父罪應斬 從之○司憲府啓
通津吏得成繼山等假仗官威侵虐貧民致五戶流離且繼山
畜良家女及官婢為妾放恣無忌縣監宋瓊疲軟昏迷不能制
御請罷職 從之瓊自安岳郡事移任通津其在安岳也考連
三中例應罷免以子益孫功臣故得不罷○都承旨朴元亨左
承旨具致寬等啓曰近日 命朴董觀下三道諸浦造船制度
諸浦諸鎮并合可否則全羅慶尚二道年前大侵今又方旱使
命往來甚為不可船制及鎮守一切廢改先代之設施若有不
虞之變恐或不可也○丁丑日暈○謝恩使韓確副使權躡奉
書于承政院以啓曰今聞東八站間軍馬分屯守禦今方農月
想必有警急乃至於此臣等所賫方物萬一被奪於草賊則大
損國體且今草長正是野人興行之時前定護送軍二百名皆

羸弱無用願得平安道驍勇甲士別侍衛一百人銃筒軍四人
多賫火砲令守令之有武才者領率護送于遼東 上議于兵
曹判書申叔舟叔舟對曰可抄邊鎮驍勇甲士別侍衛五十人
令有職解事甲士領去銃筒軍四人授火砲并送若守令則徒
為煩弊不必送也且此軍士雖多不足以禦敵只為鎮安人心
耳 上允之遂諭平安道節制使曰聞東八站有野人聲息今
次赴京謝恩使韓確副使權蹲護送軍以義州旁近邑甲士別
侍衛壯勇者五十人增定擇其中秩高堪領衆者一人押去且
以火砲付銃筒軍四人入送 ○戊寅彗星見有星流于南方狀
如拳尾長一丈書雲觀啓開元占甘氏曰流星晝行大旱 ○已
卯彗星見 ○命宦官田昫賫魚肉脯鮓贈尹鳳等問曰今 賜
中宮冠狹小而又有箴未知何以穿著鳳等曰梳髮後從頂後
分凶左右髮毛交相結上作丫髻將冠冒其上而仍挿箴昫曰
命服中亦有似寶鈿之物用之何處乎鳳等曰其名禁步自兩
肩垂之於前節其行而不妄步也又曰首飾之制問諸執爨婢

之入朝回還者可以知之矣。○館伴黃致身等啓曰：尹鳳見彗星凶考陰陽書指示曰：其應頗多，請傳寫。傳曰：人君若遇天變，則當恐懼修德而已。陰陽之書不必見也。○議政府左叅贊姜孟卿禮曹叅判河緯地啓曰：臣等前日請納後宮，未蒙允。允古禮諸侯一娶九女，其數甚多。今雖不能如古禮，請依祖宗之例。孟卿又啓曰：前日尹師路宣傳曰：近日欲見功臣叙潛邸之舊。今大君公主瘡疹已差，且誥命國家大慶，請進豐呈。

上賜手札曰：諸侯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也。其旨微矣。今所啓甚合於義。然予本不好色，且人君不患無御也。卿等勿復言。又曰：久不見功臣，心懷未安。今欲因慶事而一會叙潛邸舊心。然國家多事，民間艱食，故姑停宴樂，益務日用可也。○尹鳳等遊龍山江順源而下，至喜雨亭，妓工人奏樂以迎，設宴於亭上。命左承旨具致寬賚酒果魚肉饋之。○庚辰傳于承政院曰：大抵人於五倫，父子為重。今有父母老而徒兩界者，一離故鄉之後，終不得養其父母，其哀憫至矣。國家已有親老侍丁之

法獨於徙邊者而不恤可乎以故徙邊之人父母年過七十者
許令歸養然以獨身歸養則妻子無依挈家歸養則終養之後
哀怨如前何如而可乎且此非古典所載乃 世宗一時權宜之
法也有親老者歸養之後勿復徙邊何如其與政府同議以啓
○諭八道觀察使曰大抵農事雖以時播種若失鋤治則終為
無用雖欲鋤治口食不贍則人未力役去歲凶歉加以支待使
客民間多爭農食未裕深慮耘田未能力及時鄉體予意鰥寡孤
獨貧民之不堪耘田者寬徭役給口糧勿使失時且兩麥最切
於農食諸邑要取償納每於未刈之前知數置簿民未擅食甚
為無計鄉勿執古隨時處宜曲盡布置大抵下論之事勿為文
具益加黽勉以副予至意○癸未慶尚道慶山船軍孫厚等因
公役溺死 命致祭復其家○甲申遣戶曹參判李崇之如大
明賀 聖節○上與魯山宴尹鳳等于慶會樓各贈貂皮各三
十張土豹皮各二張白魚皮鞞兒環刀各一把角弓各一張半
黑羽大箭彩花席各五張油籠各四事扇子各十把○傳旨禮

曹曰每年六月賜七十歲以上堂上官水三日各一丁○乙酉
日暈彗星見○丙戌尹鳳遣頭目尹福進龍眼荔枝各一盤命
饋于賓廳○以鄭麟趾為議政府領議政朴仲孫刑曹判書權
躔知中樞院事朴仲林藝文大提學沈決同知中樞院事朴彭
年知中樞院副使趙完璧行僉知中樞院事全循義安位崔守平
僉知中樞院事○丁亥 傳旨兵曹曰累受邊鎮之任艱苦赴
防者或不得見用沈滯鄉曲予甚憐恤其廣行訪問并考作散
根由年歲老少父母存沒啓聞○傳旨議政府曰民者天也民
心安然後天心安治國之道當以安民為先而民苦無良無法
以制忿毒之心日長和易之德日喪孝弟忠信無由而生故王
者之立法制刑所以安民也刑之重大如是而今京外官吏不
體本意以之為現威之具以之為遂私之具濫弄無紀者有之
而上莫之知曰小事有司為之矣予何與焉豈父母子育之德
耶小民愁怨於下天心感傷於上水旱之災靡不由是予雖不
德辱玷大寶以天心為心以民生為身夙夜祇念無時或放國

之安危民之休戚推之於誰乎是故事無巨細政無大小必躬親不怠乃可以小副於天民之心而况刑罰之大而懵然置之罔敢知哉自今京中則月季外方則節季錄用刑之數以聞○戊子彗星見○御慶會樓觀射○傳于議政府曰有求言之名而無求言之實不可近日陳言可行條件其磨勦以啓○義禁府啓忠清道鴻山吏李盛嘗毆其子官奴山海山海執盛衣領揮曳蹴踏宵臆罪應斬命杖一百屬咸吉道極邊官奴○諭咸吉道觀察使曰道內諸邑住 太祖太宗原從功臣之後無遺訪問錄券憑考職姓名年歲及吏才武事能否備細開寫啓達○諭八道觀察使曰道內居民或瘡疹或瘟疫者多上項疾疫死亡多少及施藥救治節次備細啓達其患病諸戶權除雜役全治疾病○己丑 御思政殿引見倭護軍阿馬豆○御書曰今後承傳宦官及諸宦官傳命承政院用宣傳牙牌及宣傳標信命名闕內諸司官吏亦用上項牌標信政院承命呼召則不在此限○御經筵侍讀官梁誠之啓 上優禮大臣累幸其第然

昏夜間闇之間與世子勲臣同幸臣恐不可宿衛禁兵勿一時
賜酒邊鎮軍士禁名日宴飲義倉儲備更令該曹曲盡措置都
城及諸鎮城並築擁城 上曰與功臣夜宴何害哉左承旨具
致寬曰臣與韓明澮亦欲啓焉誠之之言為是 上曰然講罷
副檢討官任元濬退于集賢殿言之李埏聞之目朴耆年曰梁
公經濟之才國人所云也耆年即相目及唇蓋惡中其奸謀也
○尹鳳如華陽亭 命都承旨朴元亨賫宣醞魚肉往饋之是
日雨 命宦官李重斤賫蓑衣一部油籠弓箭帽各一事贈之
鳳感喜即着蓑衣行酒金興以疾不往亦贈蓑衣油籠等物於
館○刑曹啓本月十四日僧志罔犯初更巡罪該答五十然其
祖卓思俊 太祖原從功臣例應免 御書曰速放送且 傳
曰犯巡僧何至今囚乎其召郎官問之佐郎朴纘祖啓志罔犯
巡被囚其翼日鞫而保放 傳曰自 文宗朝儒吏等與僧兩
立凡僧所犯不以啓聞侵逼太甚誠為可憎其下義禁府鞫之
時夜已深 傳曰姑留承政院待命竟不下獄○庚寅 命都

承旨朴元亨右副承旨曹錫文往禮曹揀擇處女○辛卯彗星見○傳于承政院曰州郡并合便否予反覆思之大小郡縣居民勞逸不同吾欲并其一二郡試其便否其磨鍊以啓不欲擬議以定者惡其妨碍也政院啓曰宜以臨津臨江長湍合為一邑以臨津為治所果川衿川合為一邑以衿川為治所 傳曰吏曹與兵曹判書申叔舟同議更啓○傳旨吏兵曹曰今以原從功臣加資人負後次加資時并計前月數○傳旨司憲府放堤川付處徐億壽江華付處羅孝純○傳曹刑曹放司律院廳直定役車仲生金得成草之梁充軍何住持鴻山安置安貴夫忠清道內廂充軍李吾乙麻全羅右道充軍崔中南海流裴時介安置今古音龍庭爐干定役林聰鹽浦充軍方仲培合浦庭爐干定役吾乙麻大薺浦充軍崔禿衆平海充軍林自知安州庭爐干定役智孝根從浦合排定役克慎江界流仲孫上土合排定役張祿嘉山流僧雪祐生陽日守定役方致正長洞合排定役吳大山安景慈城充軍金龍浪城浦充軍魯變金郊日守

定役崔訥金金玉孫崔於山林孟敬敬天日守定役僧惠明安
城日守定役金仁龍泉日守定役白將軍呂嶺日守定役申上
佐傳旨義禁府放龜城官奴永屬張得流朴楸生白存者安
吾乙未同嘉山入居奴於里大金巖日守定役性仇之豆乙
彥金仲生韓貴珍寶山日守定役趙永之末之車於里大朴莫
山金元柱上左於末知安城日守定役凡安全莫同金吾乙未
同金將軍末訖若老光應金尹萬金石呂嶺日守定役梁和上
洪資上左莫同內隱達宋松莫山李貴中敬天日守定役李澄
朴春生趙俊生朴松衆伊守丁金郊日守定役李生裴仲夫田
祿守崔貴奉得龍內隱生小知鐵山申小生仍邑金興義日守
定役元得龍金石同孫者古末長敬山守亡應知洞仙日守定
役姜田中夫今音同莫同金莫生龍泉日守定役仇叱同黔毛
浦充軍守叱仇未於里同玉浦充軍徐莫三法聖浦充軍曹白
同蔚山內廂充軍吾乙麻知所江充軍崔善敬洪山廣巖充軍
金者斤同張生司律院廳直定役金仲富韓知僧洪延○壬辰

傳于承政院曰席子雖本國所產收用必賴於民誠不可妄費
予聞諸道州郡筵席極其華麗予於寢室常坐敝席其速知會
○日本國對馬州護軍井大郎一歧州護軍藤影繼等來獻土
物宗盛弘宗盛家宗成職薩州藤熙久各遣使來獻土物○甲
午彗星見○御經筵侍講官梁誠之啓夏月頒冰時入直軍土
亦賜冰四部學堂依舊例設夏天都會 世宗朝詳定儀註令
文臣繕寫以為成書中國設里門以防盜賊請都城設里門
上曰儀注當令河緯地就集賢殿撰錄里門則不可為也○吏
曹佐郎朴引年將堂上議啓曰今當農月州郡并合則迎送之
弊不貲請待秋試行○乙未日暈夜彗星見○御思政殿受常
叅視事臨瀛大君璆翼峴君暉義昌君玗密城君琛永順君溥
雲城君朴從愚右贊成鄭昌孫左叅贊姜孟卿判敦寧府事宋
珖壽刑曹判書朴仲孫戶曹判書李仁孫禮曹判書金何中樞
院使李邊漢城府尹洪深都承旨朴元亨左承旨具致寬右承
旨韓明澮同副承旨尹子雲刑曹叅議李徽等侍特命璆玗

璉琛溥明澮等留侍設酌 上與中宮同執盞臺賜明澮酒○
兵曹啓兩界巨鎮諸邑設節制使判官者本欲可否相濟非分
管軍民之務也今節制使專以軍務為任民事則略不加意至
於進上及使客支待一應州官之事委諸判官用口傳軍官別
開鎮撫所凡營田所出及獵獲之物皆納之廣招工匠無所不
為判官則職帶兵馬而鎮撫所諸事專不管攝每一節制使之
遠鎮撫所儲峙一空不特此也彼徇前人等率皆軍卒視判官
如行路每當使客支待及進上等事無使措辦甚違設官本意
請自今鎮撫所及州官軍民事務節制使判官同議一體施行
違者重論 從之○丙申受常然雲城君朴從愚鈴川君尹師
路花川君權恭義昌君五翼峴君璉河城尉鄭顯祖都承旨朴
元亨左承旨具致寬右承旨韓明澮右副承旨曹錫文同副承
旨尹子雲江原道觀察使金光晬等侍 命元亨致寬行酒
上謂從愚曰明澮非他功臣之比予於昨日與中宮同坐思政
殿引見賜酒○丁酉命朴元亨曹錫文往禮曹聚卜者揀選

慶女○御序賢亭觀射○咸吉道洪原人前陵直徐興義興禮
興信上言歲在甲戌以臣興義興禮興信及崔仁已廬墓行喪
命隨才叙用以示獎勵本道觀察使不考臣等職秩才幹並
降授士官隊副臣等悶焉興義興信乞改授他職興禮已試教
導中格乞先叙用 命吏曹議之吏曹啓興義興信為父母守
喪常事不足嘉賞然咸吉道則廬墓行喪者鮮少請令其道觀
察使更加照勳啓聞後叙用興禮則自占官爵宜勿聽 從之
○六月己亥朔 上與魯山宴明使于昌德宮各贈兩使白魚
皮鞞兒刀子各一部扇子各五把織毛馬裝各一部賜頭目扇
子各二把○庚子晝晦○成均司藝金磧與其妻父議政府右
贊成鄭昌孫請有密啓 上御思政殿引見磧曰左副承旨成
三問使人請見臣臣往其家三問因閑話言曰近日彗星見司
養房甌自鳴將有何事臣曰果將何以三問又曰近日上王降
昌德宮北墻門往來瑜舊家此必因韓明澮等獻策也臣曰何
也三問曰未知其詳然不過置上王隘地令一二力士踰墻而

入圖為不軌耳俄而又曰上王及世子皆幼少之君萬一爭立則輔上王者正也須諭爾婦翁臣曰萬無此理假使有之吾妻父獨何能為三問曰左議政赴京未還右議政本無決斷如尹師路申叔舟權掣韓明澮輩當先去之汝婦翁人皆以為正直當此之時唱義復立上王則其誰不從叔舟吾所相善者然死當矣臣初與語以為三問本言辭太高此亦偶然而發耳及聞是言驚疑因問曰亦有如君意者乎三問曰李壇河緯地俞應孚知之 命集伯衛軍士急 召承旨等都承旨朴元亨右副承旨曹錫文同副承旨尹子雲及三問入侍命內禁衛趙邦霖執三問退跪問曰汝與礪論何事三問仰天久之曰請與礪面質而啓 命礪語之語未訖三問曰勿盡言乃曰礪所言大同而其曲節阿曲 上謂三問曰汝以何意而言之乎對曰今彗星見臣恐讒人出矣 上命縛之曰汝必有深意予見汝心如見肺肝然其詳言之 命杖之三問曰臣更無他意 上問同謀者三問諱之 上曰汝知我最久予之待汝亦極厚今汝雖

為如此事予既親問汝不可有所隱汝罪輕重亦在於子對曰
誠如 上教臣既犯大罪安敢有隱臣實與朴彭年李塏河緯
地柳誠源同謀 上曰非特此也汝宜盡言對曰俞應孚朴靖
亦知之 命拿入河緯地問曰成三問與汝論何事對曰臣不
能記 上曰星變事對曰臣前日到承政院始知星變 上曰
因星變共謀不軌之事緯地諱之又問李塏曰汝予之舊人也
誠有如此事則汝其盡言塏曰未知 上曰此輩當即嚴刑鞫
問然有司在其下義禁府諸囚出 上曰前日欲進瑜家亭子
於上王三問謂予曰上王之往來於此也恐有讒間之人予以
為輕薄今果若此 上遣子雲往告魯山曰成三問心術不肖
然以粗知學問置之政院近日事多失錯以禮房改任工房心
懷怨懟造言曰上王往來瑜家必有陰為不測之事因欲盡殺
大臣今方鞫之魯山命饋子雲酒工曹參議李徽聞事覺詣政
院啓曰臣前日往成三問家適權自慎朴彭年李塏河緯地柳
誠源來會飲酒三問曰汝知時事乎臣曰吾安得知三問目坐

中曰汝審思之豈不得知臣問曰此議知者幾人三問曰朴仲
林朴靖等亦知臣乃先出欲即進啓然未知其實不敢即啓

上御思政殿引見李徽更拿致三問等又捕彭年等而來

親鞫之 命杖彭年問黨與 對曰成三問河緯地柳誠源李

壇金文起成勝朴靖俞應孚權自慎宋石同尹令孫李徽及臣

父耳更問對曰臣父尚不敢隱况他人乎問其施為對曰成勝

俞應孚朴靖皆為別雲劍則何難之有問其時對曰昨日之宴

欲為之適因地窄除雲劍故未果九御殿武珙二品以上二人

與魯山同御殿故成勝俞應孚朴靖等為別雲劍也命叔舟

內狹隘命除別雲劍三問建議議政院更啓不可除命叔舟

更審殿內欲於後日觀稼時於路上舉事杖訊李壇對如彭年

餘皆朕招惟文起不服夜深 命皆下獄 命都承旨朴元亨

左叅贊姜孟卿左贊成尹師路兵曹判書申叔舟刑曹判書朴

仲絲等與義禁府提調坡平君尹巖戶曹判書李仁孫吏曹叅

判魚孝瞻及臺諫等同鞫之誠源在家知事覺自刎而死○有人
告集賢殿直提學梁誠之有懼色必有陰事 上曰此時何人

不懼况誠之舉司被繫其無懼心乎誠之從我必無是事具
致寬曰誠之若有他心近日輪對其肯進密策乎申叔舟等曰
誠之與柳誠源等構嫌國人所知上曰予亦知之又曰此事
予已得情昔有告房玄齡及太宗即斬告者今恐防言者但斥
之不可罪也遂令致寬召誠之徐言其事使不驚怖誠之承
命感激○日本國對馬島主宗成職宗賀茂真弓兵部少輔源
永各遣使來獻土物○辛丑諭咸吉道穩城節制使柳士枝曰
爾姪誠源身犯大逆法當緣坐但爾行己廉正愛民撫士顯有
成效特赦爾俾仍舊職治民防禦等事益加勉勵以副予意
命左承旨具致寬右承旨韓明澮入直○諭慶尚道觀察使左
右道節制使處置使曰北方野人等入侍者多三浦倭人等恒
居境內無入侍者予甚愍之卿等其精擇可入侍者三四人上
送將加擢用○承政院奉旨馳書于廣州牧使曰擇壯實勤謹
人分守瑜配所四隅當身及雜人出入嚴加防禁務要安靜勿
令驚擾并馳書諭瓔玳瓊鄭棕所配諸邑○傳旨義禁府曰犯

罪人應緣坐者京中則義祭府外方則令呀在邑囚禁守令則
移囚他邑○壬寅吏曹啓今捧傳旨東西班檢職除授節次啓
目後錄一授崇祿崇政滿五年以上年至六十實行職事者授
正一品輔國崇祿檢職若年六十五歲以上者則雖未滿三年
亦依此例除授一授正憲資憲滿四年以上年至六十實行職
事者授從一品檢職正憲則崇祿資憲則崇政若年六十五歲
以上者則雖未滿四年亦依此例除授一授嘉善嘉靖滿五年
以上年至六十實行職事者授正二品檢職嘉靖則正憲嘉善
則資憲若年六十五歲以上者則雖未滿五年亦依此例除授
一授通政堂上官滿五年以上年至六十實行職事者授從二
品嘉靖檢職若年六十五歲以上者雖未滿五年亦依此例除
授一授通政通訓滿六年以上年至六十實行職事者授從二
品嘉善檢職若年六十五歲以上者雖未滿六年亦依此例除
授未滿六年年至六十者則授正三品堂上官一授中直中訓
滿六年以上年至六十實行職事者授正三品堂上官檢職若年

六十五歲以上者雖未滿六年亦依此例除授本資未滿六年
年至六十者中直則授通政中訓則授通訓一授奉正奉列滿
六年以上年至六十實行職事者授正三品檢職奉正則通政
奉列則通訓若年六十五歲以上者則雖未滿六年亦依此例
除授本資未滿六年年至六十者奉正則授中直奉列則授中
訓一授朝奉朝散滿六年以上年至六十實行職事者授從三
品檢職朝散則中直朝奉則中訓若年六十五歲以上者則雖
未滿六年亦依此例除授本資未滿六年年至六十者朝散則
奉正朝奉則奉列一授通德通善滿四年以上者年至六十實
行職事者授正四品檢職通德則奉正通善則奉列若年六十
五歲以上者則雖未滿四年亦依此例除授本資未滿四年年
六十者通德則授朝散通善則授朝奉一授奉直奉訓滿四年
以上年六十實行職事者授從四品檢職奉直則朝散奉訓則
朝奉若六十五歲以上者則雖未滿四年亦依此例除授本資
未滿四年年至六十者奉直則授通德奉訓則授通善一授承

議承訓滿四年以上年至六十實行職事者受正五品檢職承
議則通德承訓則通善若年六十五歲以上者則雖未滿四年
亦依此例除授本資未訓四年年至六十者承議則授奉直承
訓則授奉訓一宣教宣務滿四年以上年至六十實行職事者
授從五品檢職宣教則授奉直宣務則授奉訓若年六十五歲
以上者則雖未滿四年亦依此例除授本資滿四年年至六十
者宣教則授承議宣務則授承訓一務功以下各品及權務本
資滿三年以上年至六十實行職事者授祿上檢職務功啓功
則承議通仕承仕則承訓從仕將仕則宣教權務則宣務若年
六十五歲以上者則雖未滿三年亦依此例除授一上項各品
檢職除授人內後次授實職則檢職滿三年以上者於在前實
職陞一資一檢職除授時以中樞院漢城府戶曹工曹成均館
司僕寺禮賓寺軍資監等衙門職銜隨品除授文臣則兼帶館
閣若議政府職銜臨時取旨施行 從之○以成奉祖工曹判
書洪允成禮曹叅判洪元用戶曹叅判康袞朴炯同知中樞院

事奉石柱中樞院副使安崇直慶昌府尹姜希顏豐曹叅議曹錫文承政院左副承旨尹子雲右副承旨韓繼美同副承旨李埤僉知中樞院事○慶尚道軍威縣人崔上左震死降香祝致祭解恠○癸卯禮曹啓判永興大都護府事卞孝敬率請例致吊賻從之○義禁府啓按大明律謀反大逆謀叛條凡謀反及大逆但共謀者不分首從皆凌遲處死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絞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祖孫兄弟姊妹若子之妻妾給付功臣之家為奴財產並入官男婦年八十及篤疾婦人年六十及廢疾並免緣坐之罪伯叔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異皆流三千里安置緣坐之人非同居者財產不在入官之限若女許嫁已定歸其夫子孫過房與人及聘妻未成者俱不追坐命今謀反人等親子十歲以上及他緣坐男夫十六歲以上囚禁親子九歲以下及他緣坐男夫十五歲以下保授已服招者緣坐人內婦女其先區處○甲辰諭八道觀察使節制使處置使曰近日李愷成三問朴彭年河緯地柳誠源朴仲林權自慎金文起

成勝俞應亨朴靖宋石同崔得池崔致池尹令孫朴耆年朴大年等潛謀反逆幸賴天地神明 宗社之靈兇謀敗露已得其狀尚慮小民恟懼卿宣諭此意毋使驚動○前集賢殿副修撰許慥自刎而死慥以李塏妹夫亦參謀○命罷集賢殿副修撰其所藏書冊並付藝文館掌之○乙巳 命左承旨具致寬往義禁府問成三問等曰上王亦與知汝謀乎三問曰知之權自慎告其母通于上王後自慎尹令孫等累進約告期其日朝自慎先詣昌德宮上王賜長刀子致寬又問自慎答如三問○朴彭年已服招死於獄中義禁府啓朴彭年柳誠源許慥等自去年冬與成三問李塏河緯地成勝俞應亨權自慎結黨謀反罪應凌遲處死請將慥彭年誠源屍車裂梟首傳屍其籍沒緣坐並依律文施行 命親子並處絞母女妻妾祖孫兄弟姊妹若子之妻妾永屬極邊殘邑奴婢伯叔父兄弟之子永屬遠方殘邑奴婢餘如所啓○丙午吏曹啓原從功臣衙門請稱為忠銖司從之○御思政殿 命召義禁府提調尹師路姜孟卿李仁

孫申叔舟成奉祖朴仲孫魚孝瞻及承旨臺諫入侍拿致成三
問李塏河緯地朴仲林金文起成勝俞應孚尹令孫權自慎朴
靖宋石同李徽魯山孀母奉保夫人婢阿加之自慎母家婢佛
德別監石乙中等杖訊黨與義禁府啓李塏河緯地成三問成
勝朴仲林金文起俞應孚朴靖宋石同權自慎尹令孫阿加之
佛德等結黨謀挾幼王專擅國政欲以六月初一日舉事罪應
凌遲處死籍沒緣坐並依律文施行 上命阿加之佛德勿緣
坐餘人親子並處絞母女妻妾祖孫兄弟姊妹若子之妻妾永
屬邊邑奴婢年未滿十六者外方保授待年滿永屬伯叔父兄
弟之子安置遠方年未滿十六者外方保授待年滿安置餘如
所啓遂聚百官於軍器監前路環立輒李塏等以徇梟首于市
三日三問性躁進自以重試居魁名在人先而久滯於提學參
議其父勝素昵於瑢曾為義州牧使殺人落職收告身科田瑢
語其黨曰勝最附於我如有變當立我馬前者乃啓請還給是
語播聞於人三問以是自疑彭年以女婿瑒故每懼及緯地嘗

被譴懷怨增誠源以秩卑鬱鬱思欲進達遂相深結汲汲往還
情迹詭秘人皆訝之文起與朴彭年為族親且密交文起時為
都鎮撫與彭年三問謀曰第汝等在內成事耳我在外領兵雖
有違拒者制之何難○命囚吏曹佐郎沈慎鎮撫李裕基別侍
衛李義英李禎祥中樞院錄事李智英等成三問等所引也○
傳旨義禁府曰謀逆人女壻并安置遠方○傳于禮曹曰今
後輪對三人入侍○尹鳳等如漢江登濟川亭禮賓設宴命
禮曹判書金何同副承旨韓繼美賚酒穀饋之○丁未議政府
右議政李思哲率百官上箋賀誅逆臣其箋曰天道不僭罪人
既伏其辜解澤滂流恩命載頒于下歡聲遠播喜氣旁騰竊以
人臣無將炳千古之彝訓國制有定懷二心者必誅惟大義之
若茲故不軌之莫償屬者逆徒相煽兇謀欲行雖聖主既受大
姦而羣醜尚留餘孽心懷報復將貽禍於國家志在兇殘欲釋
憾於君父然而逆順終歸於必正鬼神難可以詐欺乃於不日
之間得正滔天之惡風飛雷厲妖氛廓清乾轉星回玄化默運